



吉原呼我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豐臣氏

其七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94
8





擬賴朝塑像

塑像禮土首象貌也

征韓之役

世置吏嘉吉年始定條約云

山浦至朝鮮釜
浦至朝鮮釜
則量不詳詳云
神切自年五三
韓征討之時
神切自年五三

日本外史卷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た文庫

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進撫其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承藉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為何如初秀吉為織田氏徇山陽請攻韓及明後常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常奉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盜數侵明境明韓皆與我絕而海賈互市不絕我對馬島距韓甚邇島主宗氏世置吏于韓金山浦至豐臣氏時明民或有來投者未聞明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三

010190614668

後之政名元
明神宗名翊鈞
得要領不能使彼
奉約於命也
宗對馬守
併成龍可也日東唐
備成之時未朝我國受
職名其言廢者
我國之師被害先言

數年
自註明
至咸化
九年

答朝鮮王書

堅甲也銳兵也

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窺之其定
廣嘗諳韓事擢為使者微朝貢于韓不得要領而還秀
吉疑其與韓有私族誅之及定西海宗義智送款焉秀
吉命掌使事將伐關東遂遣義智與僧玄蘇往韓會琉
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求通於明日明不聽我言我當發
兵伐之琉球王尚寧告之明明不聽義智至韓韓王李
哈乃使其大臣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自
伐關東見韓使者乃命史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
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廢亂綱紀
阻格帝命秀吉為之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
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

照臨也

在所不釋言必討
代也
柳川豐前守調信
今日之議不得首鼠
兩端

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
故戰必勝政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
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
乎昔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
化戎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
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
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因遣平調
信玄蘇與偕韓王得書疑懼誠下條為虛喝王使之私
饗二人探其情實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
伐之耳貴國盡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言曰
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因辭訣

天正十七年

還韓始懼稍修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去十九年
 夏秀吉復遣義智責貽在釜山旬餘不得報怒而還秀
 吉志益決秀吉初無子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秀
 吉絕愛之是歲鶴松夭乃悲哀累月心忽忽不樂因屢
 出遊以自遣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
 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恒鬱為乃還大會諸將帥謂之
 曰吾籍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休矣特諸醜夷有
 阻阻凡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治委內府而自將入朝
 鮮以其兵為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命則擊滅之遂自
 遠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地也以予諸君使諸功
 臣皆厭其望不亦快乎我籌之已熟事非甚難諸君其

鶴松夭
 自遺忘其愛也
 大丈夫當用武萬里
 外

奄覆也大有餘也

精言言豐公稱ヲ書騰本ヨ宮島ノ一故家見ル中大唐ノ開白水乃次ハ讓リ大唐都廻リ十ヶ国
 主上ハ進上諸公ハ行遣サレ下々マテ十層倍タルク西ヶ国秀次ハ渡リ高麗岬阜宰相ハ渡リ九洲丹波中

初言言差才
 ク等ノ語ニ載
 スト云

賜貽驚視貌
 中納言秀家
 無前之事前古無
 此之事也 皇姓全
 不無神切皇姓三
 韓征伐之有事

大廳憂恐

那古邪行營
 部署諸將

鍋島加賀守
 相良宮内少輔
 松浦式部卿法印
 肥前守

有馬修理大夫
 大友豊後侍從
 黒田甲斐守
 高津共康守
 毛利伊勢守

四道
 山陰 山陽
 南海 西海
 八道
 全四維 忠清
 示哉
 咸鏡 江安
 也

能為我出力耶諸將帥賜貽音賜視莫敢對者浮田秀家
 進曰殿下舉此無前之事誰不努力者衆莫敢異議內
 府謂秀次也秀次時為內大臣敘正二位於是秀吉奏
 請遣諸將之國各具兵食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千艘
 大廳聞秀吉赴海外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
 而自出陣肥前以為策應乃大築于那古邪建為行營
 十二月分朝鮮地圖于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
 兵為八軍以嚮韓之八道主計頭加藤清正將第一軍
 攝津守小西行長將第二軍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屬清
 正宗義智松浦鎮信有馬義純屬行長兩軍迭為先鋒
 大友義統黒田長政將第三軍島津義弘毛利政伊

元末高麗
之大臣才成
程國才奪
新國才奪
其名也
相傳之
陸軍三萬
水軍九千
二百

伊達氏部大輔
福島正則門大夫
長曾我部土佐守
蜂須賀阿波守
生駒雅樂頭
小早川隆景侍從
毛利元就侍從
立花左近將監
毛利安藝守相
九鬼大隅守
脇坂中務少輔
加藤左馬助
來島出雲守
大和中納言秀俊
藤堂和泉守
岐阜少將秀信
中川右衛門大夫
石田治部少輔
增田右衛門尉
大谷刑部少輔

東祐兵衛
蜂須賀家政
生駒親正
將第六軍
小早川隆景
毛利秀

東祐兵衛將第四軍。福島正則。長曾我部元就。第五軍。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將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將第七軍。毛利輝元。將第八軍。別置水軍。以九鬼嘉隆。脇坂安治。加藤嘉明。來島康親。將之。秀俊。將藤堂高虎。率大和軍。屬焉。水陸九軍。總十五萬人。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與淺野左京大夫將。游軍六萬。以備應援。而秀吉自以秀俊及德川公前田利家。蒲生氏鄉。上杉景勝。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畿內東北。三道將士十萬。自衛。以明年三月。盡會行營。秀吉乃上書乞骸骨。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

古高日夕り而職ヲシテ其子亦更白ツルハサキノ更白ツル大關ト云フ

糟谷内膳正
片桐東市正
淺野幸長
最上出羽守
南部大膳大夫
護職稱太閤
間嘗作聞音蹟聞
寂無人也
文祿元年
藥囊幟号
發京師
將使彼用我文
擲錢祝勝

聞於是宗義智戒金山吏卒稍稍引還韓人來窺其府。聞然無人乃驚怪。修守備益急。文祿元年正月。秀吉召加藤清正。賜之記幟曰。吾伐毛利氏時。先右府所賜也。召西行長。賜之名馬曰。以驅突髯虜。清正鄙行長不相善。於是謂之曰。予用賜幟為號。子號何用。行長對曰。我起藥商。當用藥囊耳。自是益相隙也。二月二十八日。秀吉發京師。或曰。盍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四月。至安藝。謁嚴島祠。投百錢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眾大喜。蓋豫糊合兩錢也。遂至那古邪。諸軍會者凡五十萬人。糧食稱之。於是先遣水陸九軍。發大礮。闕而揚帆。蔽海而渡。至于

古高日夕り

大關ト云フ

黑田統元

風本在豐崎

行長先發

豐崎在對馬

拔金山

並在慶尚道

西生夕大

三重韓人章

為皇國度量百甲

丁許

東萊亦慶尚道

拔東萊

風本阻風十日。風稍定。行長與義智素諳。海路得拔其軍。不告衆先發。至豐崎。平明。諸將乃覺之。清正怒而發。風益甚。不得進行。長促舵師發豐崎。冒濤而進。十三日。達于釜山。釜山守將鄭撥出獵。聞警。馳還。行長隨攻其城。立拔之。生擒鄭撥。遂分兵徇慶尚道。陷西生。多大二浦。斬多大守將尹興信。問其捕虜。以要害城寨。曰：東北有東萊。距此三十里。行長謂其衆曰：諸君戰疲。當休。然使東萊為備。吾力不能下。而諸將隨至。則奪功於人矣。宜急擊取之。衆奮從之。乃進攻東萊。半日拔之。斬首千餘級。守將宋象賢不屈。死。行長收葬之。進陷梁山。至鵲院。韓兵據險拒之。我兵攀山。迥出其背。韓兵顧而潰。韓

梁山鵲院晉州亦在慶尚道中

慶列在

清三取路慶州慶尚中

秀家拔行長

李鎰中位金誠一

黑田統元

巡察使金晬聞東萊急。自晉州來援不及。乃諭諸郡縣避我兵。清正後行長三日。至釜山。聞行長已前進。切齒曰：悔為豎子。所先吾豈踐其迹乎。乃轉取別路。縱火慶州。起其守將。斬首五百級。轉鬪而進。所向皆靡。秀家聞行長深入。謂其將佐曰：彼自我家起身。吾爭功而不援。使彼死於敵。不獨負太閤寄託之意也。乃踰次發舟。八軍相繼上陸。韓諸道統報警於國都。韓王命李鎰申誦為大將。使金誠一拒慶尚右道。金功拒慶尚左道。行長方圍金海。黑田長政援至。川木填塹。以陷之。引兵出左右道之間。絕其應援。進陷尚州。鎰已至州城北。觀城中火起。遣騎來候。行長望視之。曰：我且奪其勝。潛使統

行長阿為嶺

卒伏橋下。銑之墮。馬益軍動。行長以大眾出。奇兵
劫之。益駭走。歸申。申於忠州。收忠清道兵八千。欲守
鳥嶺。聞尚州陷。不敢進。行長進至鳥嶺。視其險阨。使輕
卒先行。周踐山谷。無敵。笑曰。朝鮮兵不要我。于此吾知

彈琴臺

斬申砮

取忠州與清正會

其莫能為也。乃踰嶺。至丹月驛。分兵為二。擊申砮于彈
琴臺。下斬之。遂取忠州。而與清正會。諸將皆至。乃相見
于城外。議進取其京畿。清正曰。攝津守多功矣。至攻圍

一帥爭先

都。先鋒當見屬僕也。行長曰。吾與子並受約束。子何擅
更之。對曰。子之不告而發。亦出約束乎。二人忿欲鬪。諸
將解之曰。大敵在前。何私鬪為。鍋島直茂曰。太閤令二
公迭為先鋒。今盡分道。往聞道有二。自南者。遠自東者。

漢江
寧取險而進者
行長警角

送書招降

韓王奔平壤

近。近者有漢江之險。唯二公所擇。清正曰。吾寧取險而
近者矣。議乃定。行長問使人先馳之。漢江奪其南岸。舟
清正遂發。遇韓使李應舜于途。捕之。初。行長獲蔚山守
將李彥誠。送書韓王招降之。使彥誠齎去。彥誠不敢白
及取尚州。乃獲應舜。予之太閤券書。使還責彥誠之報
且召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人者也。韓王乃遣德馨乞
降。途聞忠州陷。使應舜先往。詞之。乃為清正所捕。遂誅
之也。德馨走去。韓已聞李益敗。大怖。而猶冀望申砮。晦
日。有騎馳入都門。民迎問。對曰。申總兵歿矣。關白軍將
來矣。都城大擾。王與世子夜駕奔平壤。告急於明。遣王
子徵兵。諸道留都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以舟師扼

黑江標記

日新外史

卷之廿六

六

敵舟有鳧

行長先入都城

驪川臨津

揚洲並在京畿道中

秀家居國都

金命元斬申恪

津南津也

臨津南也

漢江命元聞清正至措疑兵遁清正抵江無舟可渡立望北岸久之笑曰敵舟有鳧是無兵也令善泅者往取其舟以渡五月四日至都城南大門有兵守門視其旗幟皆小西氏號也蓋行長渡驪川走敵將元豪先一日自東大門入王已遁矣清正益怒居十餘日諸將皆至秀家自居國都使諸將各圖進取金命元退守臨津呼申恪恪不從獨屯揚州命元怒恪違節度請王誅之會成鏡南道兵使李惲來援恪與浮田氏兵戰大破之而命元遂斬恪王聞捷遽赦之不及乃遣申恪及韓應寅助命元守津北我兩先鋒與長政合兵軍津南相持十餘日伏精兵而佯卻恪欲追之其裨將劉克良止之不

三將清正行長長政也

命元走

探闖定道

平安咸鏡黃海三道

大破拔兵

聲息聲氣消息也

三奉行入韓大同江行長復遺書

大有江黃海平安之境

聽而渡應寅亦濟遇伏驚走三將還擊大破之擒砮及克良其兵死傷若溺者萬餘人命元應寅走歸平壤我軍乃濟至安城驛乃探闖定軍所向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而長政得黃海道皆引兵北入而韓將李洸尹國馨金晬以全羅忠清慶尚三道兵五萬騎入援王城至龍仁見我兵壘山上挑戰我兵不出已而瞰其懈出擊大破之當此時自國都至金山數十城烽火相應皆為我兵所守以與行營通聲息秀吉乃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引游軍六萬赴援伊達政宗亦請而往三奉行入韓宣令褒功行長既徇平安至大同江遺書於平壤復召李德馨使平調信玄蘇稱見江中

三奉行入韓大同江行長復遺書

日新外史

卷之廿六

六

某但也

韓王走義州

在平安道

寧遠義州

招降之。議不諧。二人曰。若主謀導我伐明。不則併夷滅之。乃還。六月。韓王留左相尹斗壽元帥金命元守平壤。而自走寧邊。欲入咸鏡。聞清正在焉。乃走義州。令右相柳成龍發兵。益於命元固守。以俟。明援兵。命元與行長等夾江相持。伺我兵稍怠。夜遣精兵濟襲之。行長叱眾起。令義智絕其後。擊破韓兵。韓兵亂。淺而走。行長曰。是可亂也。舉軍從之。斗壽命元棄守。走。行長入城。得韓積粟十餘萬石。使使還趣國都諸將。欲與俱西。曰。大問志主伐明。今已取平壤。平壤以西莫復支者。自鴨綠江至明北京。不過百餘里。吾之全軍卷甲趨之。使彼不及備。可以得志矣。秀家與三奉行答曰。全羅江原二道未定。

行長趣國都諸將

鴨綠江 南朝鮮西 世境之大 河也

十全乃石 韓軍斗壽元帥 斗壽元帥 斗壽元帥 斗壽元帥

鳳山 白川 並在黃海 開城

候斤候也

唐島 李舜臣

賊艦戰船也其利甚 狹而長以備突敵 船者

巨濟洋全羅度尚之 間

鐵進戰 壹使守勝信

我未可深入。我水軍將循全羅而北。會于黃海。然後水陸並進。是萬全之策也。乃分諸將守國都平壤開諸城。大友義統守鳳山。黑田長政守白川。小川隆景守開城。以備應援。行長日望水軍至。水軍諸將既發。金山與慶尚右水使元鈞戰破之。遂出金羅。藤堂高虎聞韓候船在唐島。以飛船赴之。奪其百餘艘。上島焚虜營。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賊艦鬪。艦數千艘在巨濟洋。諸將集飲于毛利勝信營。議進戰。脇阪安治曰。先以大船巨砲挑戰。然後奪其船。加藤嘉明曰。是劫而去之。非挑而奪之。挑而奪之者。宜以小船示弱。及敵近。決戰。不則太問謂水軍將士不欲戰也。安治曰。此事至重。一敗則

猖狂，各行進取也。

高虎和解二將

嘉明先期而進

齊臣拒開山

李如松

明主議捷韓

陸軍亦不能振

子胡猖狂乃爾

嘉明怒高虎居間和辭

勝信曰諸公受命於千里海外忠告不隱務利公事太

問多良臣如此何憂於戰因有酒酒數行九鬼嘉隆曰

今夜三鼓解纜且日進戰船之大小隨宜耳嘉明潛起

如廁招其軍吏先期而進比曉以走舸三艘直衝敵列

艦奪其二十艘諸將繼進齊臣卻我軍追之入洋中齊

臣乃縱左右翼以巨楨擊碎我船來島康親致之安治

苦戰以其衆而退齊臣因屯開山以拒我水軍我水軍

是以不能合陸軍陸軍亦未遂能進也明主謂鈞開秀

吉兵入韓則恐會其國西北邊有亂大將李如松率諸

軍屯寧夏國都兵寡明主召其大臣問韓當援否大臣

神宗萬曆二十年二月廿四日夏時拜殺巡撫曹真毅督及從兵屠維忠等據其地而又陷河西四

十七保全

陝西辰動

云

折服也折而入和

謂服屬也

死以獲有年汲水

者是猶翻也如居

高坐而翻乳水言

向下之勢甚易也

以韓援明

祖承訓史儒算

明主下書于琉球暹

羅

大廳薨

曰和窺明久矣而明之屏在韓韓先被和兵而明不援

韓且折而入和和韓為一分利於明合兵戮力以出遼

東則勢如建瓴水于屋矣顧韓民畏和兵而心不服焉

我遣一將助韓王以招聚之因其力以捍禦東北是名

以明援韓而其實以韓援明也明何患於和哉明主從

之遣其將祖承訓史儒算將援韓而下書琉球暹羅為

侵和之勢以縻秀吉使其勿航海西北嚮而大廳有疾

謂秀吉已航海也憂疑疾篤秀吉聞之馳歸觀之至則

已薨當此時承訓儒算既入韓二將皆遼東勇將數與

胡戰有功甚輕和人和人前掠明疆者皆海盜甲仗敵

惡明人狎見之以為豐臣氏兵亦如是也於是至嘉山

東洋雜記

卷之十六

九

曰吾窺府內虜人填咽我以寡兵入恐有變也清正曰虜何能為吾已失王不可又失王子即有變吾與王子決死莫憾也乃與十餘騎入城令饋者數十人入執一器隨而入韓人危疑張弓環清正清正叱之辯其無他韓人不能解清正自開襟當箭取印於懷印紙示之韓人捨弓拜於是清正拘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使人護送之鏡城乃問景仁曰朝鮮北境盡於此乎對曰然曰北隣何國曰元良哈清正乃以八千人進入其境攻一城拔之既夜下令曰勿釋甲夜半胡騎大至我兵力戰走之清正曰虜不意我至我一捷足以報太閤矣乃收其貨寶引兵南還胡騎躡之清正自殿而退終

當箭印紙

朝鮮北境盡於此

元良哈

一捷足以報太閤

拜富士山

至鏡城

捕虜
 形前之屋後藤次
 即
 巨里岳也
 此草前大疑日
 肥後阿蘇山

韓王甚告急于明
 石星說明主薦沈惟
 敬

徵古堯及求也

至海濱西南望得高山韓捕虜曰富士岳也清正下馬免胄而拜謂其騎曰自吾辭太閤謂日西北行矣今望岳於西南覺吾行遼遠也乃歸二十日至鏡城八月韓王自義州遣李贊李元翼來攻平壤者再行長輒擊卻王亦聞清正已略定咸鏡恐其與行長并力來襲也益告急于明明既得承訓敗聞舉朝震驚大司馬石星說明主曰秀吉兵乘勝而遠鬪未可與爭鋒且寧夏未平復有事於遼東不若且議和以紓禍也因薦沈惟敬惟敬越人慧黠有辯口遊燕與燕倡東僕鄭四善鄭四嘗在對馬惟敬以故略知和事徵幸富貴其友袁茂嘗納女於星星因知惟敬召而與語大悅遂薦之於是明

默注標記

卷之四

十

行長具惟敬

許定界不相踰

斬沈岱等

筑紫上野介

一河越本
作龜

高政定江原

主以惟敬為遊擊將軍多資金帛往說我軍投書平壤卑辭乞和行長與宗義智見惟敬於城北曰明即欲和宜使使濟海因徵數條惟敬盡順其意曰歸取報五十日復來乃請界平壤西北十里和韓俱不相踰行長許而遣歸告狀於秀家於是我兵在平壤者不復西下而韓兵竊發諸道沈岱者募兵朔寧計復都城秀家攻而斬之鄭湛邊應井亦聚兵全州筑紫廣門自慶尚入全羅與湛應井戰熊嶺斬之而全州未下九月應井弟應星敗石田三成于馬灘元豪敗蜂須賀家政于一尾浦遂攻毛利高政于春川高政伏兵擒豪遂定江原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在永興取德原咸興等七城移守咸興

直茂等校守咸興迎
清正

秀吉復進行營

清正議入遼東
惟敬延期

飲馬湯及汗

清正自鏡城以諸俘虜還至蓮下會韓兵二萬阮梁養山清正擊破之走其將梅天直茂賴定迎之相見于橋中賀其無恙時已十月矣清正返軍安邊乃修金山橋州諸城相與協心按塚韓人當是時諸將稟事秀吉使河於海中是月秀吉復奏請赴行營天子詔曰征戎之事一委將佐勿輕濟海秀吉拜謝而行十一月直茂以三千人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于咸興北走之斬首千餘級清正盡收咸鏡三十二管遂議自北道長驅入遼東未果行長亦以惟敬過期不至乃怒下令軍中曰皆修行具吾將飲馬鴨綠江也義州聞之荷擔而立韓王飛書告明明羣臣議曰惟敬說不可信秀吉殊無

東坡志林

日本外史

卷之六

五

明主應昌

宋應昌為都御史

贊畫主謀議者

如松為大將

石星其前議

大司馬石星也

惟敬與行長密議

退兵意曩者以暑濕取敗今天寒馬肥宜出兵也翊鈞
 猶豫未決令得高札慙令有能獻奇計復東藩者購萬金封伯爵
 襲之子孫莫敢應者眾推少司馬宋應昌曰應昌去歲
 上書言秀吉必來是知兵矣翊鈞遂拜應昌為都御史
 經畧東北劉黃裳袁黃為贊畫而選將兵者李如松稱
 材武天下無雙會其平寧夏而旋則拜為大將率六將
 軍東拒秀吉期以十一月發北京獨大司馬猶持前議
 復遣惟敬至平壤伺秀吉意惟敬留平壤城中與行長
 密定議以去而如松等大兵已至遼東惟敬要之於路
 曰媿將成矣和人約棄平壤界大同江而退如松方銳
 意立功弗憚惟敬言欲執而斬之應昌等說曰宜舍此

不知明軍至

摘發摘伏發姦也

摘謂動發之也

二年

如松漢平壤

因急敵而襲之如松從之率渡鴨綠會降虜為我耳目
 者為韓相所摘發皆就拘縛以故不知明軍至二年正
 月朔如松至肅寧使裨將查大受先往順安大受使人
 來告曰沉遊擊至和議成矣行長喜亦使一將以二十
 人會順安大受誘與飲酒伏起二十人搏戰亡其三人
 走還平壤行長大驚丹波人內藤如安為行長侍史冒
 小西氏稱飛驒守於是行長命如安往詰如松如松慰
 解遣還而六日以諸軍薄平壤行長與宗義智等急修
 守備馳使告急於鳳山使者未歸如松已以先鋒攻
 毬門我兵擊卻之其夜出襲李如栢營不利其明明軍
 大至如松攻小西門如栢攻大西門吳惟忠駱尚志攻

襲城門

黑江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承訓兵尚韓裝

北門祖承訓攻南門承訓欲立奇功償前敗知我易韓人也令其兵皆尚韓裝故路阻不進行長以為韓人也

牡丹臺

專拒西北自率銃手擊卻如松如松益用大礮火箭毒烟蔽城我兵殊死戰承訓則脫韓裝露明甲鼓譟而登

木戶作右衛門

行長驚急分兵拒之而西北即陷行長退保牡丹臺明軍四面攀堞我兵力拒刀槍攢垂堞如蝟毛明兵死傷

行長等退保國都

數千人不能拔退營城外行長將木戶某說曰鳳山兵不來援吾以孤城抗大敵終不可支盡退合於諸將以圖再舉行長然之即夜潛率衆出城至江江水方合踏而渡至鳳山大友義統已遁之國都黑田長政在白川聞敗引兵迎行長代殿而退明軍不敢追躡終至國都

辯士說清正

韓人聞之所在並起以應明軍宋應昌等謀曰秀吉將帥皆萃王城而加藤清正者懸孤軍在咸鏡聲聞不通

知戰不知和

可虛喝而取也使辯士馮仲纓以譯說清正曰和無故攻韓韓告急於明明皇帝大怒遣大兵救韓復平壤復開城遂復國都擒浮田小西盡逐其兵令琉球暹羅諸國盛和境而足下猶守韓欲為誰乎皇帝聞足下高義使使臣為報告之為足下計莫若速返韓王子收軍歸和否則明軍四十萬驅韓兵而東直萃於安邊足下雖欲服明得乎清正使侍史答之曰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和也歸語明主我有敵甲凋兵近苦無事貴國來伐已聞命矣而咸鏡之途險扼騎不可比行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十四

騎行

日殺一二萬

卒不得成。列兵之來，日一二萬而已。吾迎而擊之，日殺一萬。四十日殲之。日殺二萬，二十日殲之。既殲而西指，度遼破燕奉大駕於海東。清正可以復命矣。仲纓走歸。當是時，明軍乘勝鼓行而東。國都將吏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守來會。諸城皆聽命。獨小早川隆景與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弗肯。曰：吾輩竭力報國，固在今日。且明軍勝而驕，易與耳。三奉行促之甚急，乃退。未至王城三十里，而軍明軍進入開城。遂渡臨津，查大受為其先鋒。值宗茂千礮石嶺，宗茂擊破之，斬百餘人。如松乃盡引其軍而至。隆景以三萬人邀擊于碧蹄館。大戰良久，宗茂與秀包橫擊之。如松初以火器襲平壤，一戰得志，謂和兵

礮石嶺
碧蹄館

短兵刀劍也

大破明軍
如松

不足復畏，乃輕進不具。銃礮以短兵接戰，我軍兵銳又利，縱橫揮擊，人馬皆倒，莫敢當其鋒。我兵呼聲動天，遂大破明軍，斬首一萬，殆獲如松。追北至臨津，擄明兵于河。水為之不流。如松痛哭徹夜，聚敗軍退入坡州。韓將相請其再進，不肯。時天雨水，釋如松託言坡州多泥，不可為營，遂退入東坡。二月，猶雨，明馬多病斃。我兵縱火而進，如松退入開城，遣人還明稱疾請代。而韓人冠我者不衰。我兵在幸州者，亦為韓將權慄所敗。秀家等乃使使召清正。清正平擄中寇，斬首虜三千餘級，與直茂賴定皆之。都城明兵相驚，曰：清正自北道繞襲平壤，扼我歸路。如松大懼，留諸將守臨津，而自退入平壤。秀

秀家等召清正

明兵相驚

卷之六

毛利甲斐守
細川越中守

明將火龍山倉

糧竭寧食砂

糧竭寧食砂

七將在任相守而
受節制人攻手
進取敗也

清正奪糧
惟敬赴北京

吉使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七將赴援。三月
攻晋州。晋州城險。韓王之奔。置其重器。以精兵二萬守
之。七將皆大敗。退入都城。都城傍有龍山倉。我兵仰食
焉。查大受李如梅潛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絕
我糧道。已而我與明軍皆大疫。三奉行以糧竭欲退守
金山。光泰曰。糧竭寧食砂。國都不可棄也。清正亦爭之。
曰。晉以孤軍破強胡數萬。明韓兵何足為意。何不奪其
糧。三成曰。公宜往奪。不得取助於人。清正曰。諾。即夜以
手兵襲明軍。奪糧而還。時如松使沉惟敬計和。惟敬赴
北京。報曰。秀吉欲封日本國王。如足利氏故事耳。因與
石星定議。來韓都城。厚賄行長曰。太閤歸韓俘。則割慶

封王
為其屬國受
三岳附也

行長等不學

彌縫猶補合也

清正不可封王之議

秀吉許和

諸將至慶尚
起屯候令

明使來謁

攻諸清正所得

後
交多統封豐

尚全羅忠清三道封為王。行長等素不學。不諳封王故
事。以為王於明之謂也。欲許之。已而知其非。惟敬巧彌
縫之。清正不可其議。行長與三奉行皆懷歸。乃報秀吉
曰。明人欲尊殿下為皇帝。秀吉即許和。惟敬請解都城
兵。諸將乃焚城更殿。而東如松乃肯進。韓相柳成龍請
尾擊之。乃遣李如栢等萬餘人。觀我陳。整不敢迫。諸將
至慶尚。起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屯。以候秀吉。令
明主以孫鑛代宋應昌。遣劉綎吳惟忠等分守星州。居
昌諸城。而使謝用梓沉一貫沉惟敬來謁。秀吉于行營
秀吉饗明使者。還之。遣小西如安與偕。放還清正所得
二王子大臣以下。以大友義統不殺行長。罰奪其封。遂

在
黃生或
全黃生等
黃梅

屠晋州

龜甲車

龜甲車以形名也
其製以堅板作箱
牛革包之而設輪
於內在箱中者以
楫為棹行之也
醃漬藏醇酒也

惟敬語塞

明主疑如安

外征諸將有感無思

黑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令在韓諸將屠晋州以償前敗六月諸將合兵圍晋州
城兵益熾我軍填濠蒙竹梢仰攻城上矢石如注清正
造龜甲車牛革包之載以死士穿城足樓櫓崩折清正
與黑田長政先登諸將繼之斬城將徐禮元金千鎰等
虜六萬餘人夷城池而還醃禮元首獻之行營乃屯故
地韓王大驚訴之明李如松令沉惟敬來見行長曰公
等誰和未十日有晋州之事何也行長怒曰汝請和而
明兵入韓者益衆何也惟敬語塞去至北京請石星召
還如松以下獨留劉綎吳惟忠等萬人明主疑如安不
敢納舍之遼東秀吉亦以如安久不還意惟敬欺已日
夜謀議軍事黑田孝高私語同僚曰吾聞外征諸將有

堪統御之任者三人而已

行臺大議

掃掃除也揚排盪
去穢垢也

德川公不憚

威無恩所過無不殘滅夷民逃匿野母青草是得其地
果何益哉且聞兩先鋒爭功相鬪法令抵牾衆莫知所
從而浮田宰相不能制之夫浮田非統御之才也能堪
此任者非德川則前田若孝高而已秀吉側聽而首肯
之已而大召諸將會議行臺曰朝鮮之事如今日狀則
何時定乎乃公不可不自往也吾留家康使守吾邦無
復所顧慮焉今舉國內兵雖少猶可得三十萬因顧諸
將曰利家汝將五萬曰氏鄉汝亦將五萬吾親將十五
萬為中軍左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于明疾具兵艦
吾意決矣德川公弗憚謂利家氏鄉曰二公擢于羣中
榮孰大焉僕少小事弓馬今雖老矣猶足以當一面何

黑注標記

卷之十一

推軌猶推較也。為舉人也。引車前奉曰。既後送曰。推。淺野彈正少弼。孤憑有說。佛然念貌。

無敵之軍猶無名之師也。

居守為二公幸推軌之彈正少弼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彼為野狐所憑。爾秀吉佛然扣刀而跪曰。吾為孤憑有說乎。無說則死。少弼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割千百。何足惜乎。願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人希休息無為。而殿下乃興無故之軍。以殘暴異域。使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漕轉賦役之相因。所在盡為荒野。當是之時。殿下舉趾則六十州之寇賊雷動。風起雖有德川公安得鎮定之乎。是其所以願外征。爾臣恐殿下舟師未達金山。而根本之地已為他人所據。是勢之最易觀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

鼈欲啖人又啖於人。舍諸舍不問也。

梅北舉兵。梅北稱宮內藤原。人在肥後為寇。

左京大夫行長。本多中務大輔。

秀賴生。

清正受得不懌。

故謂之孤憑耳。鄙語曰。鼈欲啖人。又啖於人。殿下之謂也。秀吉益怒曰。孤乎。鼈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將拔刀斬之。利家氏鄉進擁之曰。臣等在此。苟欲行誅戮。不必勞親手。因斜睨少弼曰。可去矣。少弼乃徐起。還舍待罪。數日。有上變事者。肥後賊梅北舉兵。取佐敷城。秀言大驚。急召少弼。謝曰。吾甚慚於汝也。命汝兒幸長為大將。往定肥後。因命德川公以其將本多忠勝助之。未發。肥後人斬梅北來獻。乃止命。少弼按定其國。減韓成卒。八月。淺井氏復生。男秀吉大喜。使前田利家攝軍事。而自歸大坂。命所生男幼字棄丸。長曰秀賴。韓王乃敢歸都城。清正喪其俘。心甚不懌。又知和議必不成。

梅北自皇朝。梅北曰。

梅北自皇朝。梅北曰。梅北自皇朝。梅北曰。

鬼上官
大獵虎豹

三年
大城于伏見

遊吉野浴有馬

三成毒殺光泰

作十郎左近大夫
貞泰

韓王促和

石星厚賂如安

如安不屈下
昂然高舉刺

十月。進攻安康。大破之。虜尤畏。清正呼曰。鬼上官。時
韓野多尸。虎豹群至。我將士留戍者。因大獵之。殺獲無
數。檻其尤大者。以獻焉。三年。正月。大城于伏見。興卒二
十五萬人。將帥萬石以上。皆助役。三月。秀吉與秀次及
德川前田諸將。遊吉野。四月。浴有馬溫泉。是年。加藤元
泰卒。初。石田三成。以韓都之議不合。隙光泰甚深。遂毒
之也。嗣子貞泰。猶幼。徙居美濃。以甲斐賜淺野氏。當是
時。韓戍未撤。韓王數促明定。和十月。明主召如安。石星
命沿道供帳。十二月。至燕。星就拜於其館。待以王公禮。
厚賂之。使曲成其媾。如安諾之。居數日。明主延見之。如
安騎而入。至闕。衛士呵下之。如安昂然不下。入見明主。

七事

- 一 歸倭
- 二 割地
- 三 入貢
- 四 封王
- 五 余
- 六 三事不傳

惟敬缺望
四年
氏鄉卒

蒲生繼驥守
藤三郎秀行後彌

伏見城成
交君

漁色猶網魚取之
無所擇也

明主令諸將相大臣會于左闕。悉問秀吉意。如安所答。
勉副星意。明乃定封王。議遣正使李宗誠。副使楊方享。
以沉惟敬為導。惟敬缺望。且難。星曰。前約七事。今止封
冊。事必不成。星弗聽。如安與三使皆發。四年。二月。蒲生
氏鄉卒。幼子秀行嗣。尋徙之下野。以會津封上杉景勝。
三月。伏見城成。秀吉徙居以俟明使者。置淺井氏于淀。
世呼淀君。淀君既生。秀賴而秀次無避位之意。以故。秀
吉城伏見。欲以讓秀次。而予秀賴以大坂也。秀次為人
頑放。其留守聚樂。淫虐日甚。漁色不論貴賤。右大臣晴
季女新寡。而有孤女。秀次并取母子。嬖之上皇崩。而數
日出撒手。及近臣。夜出。戕行人。自擄上銃人。為戲。至欲

治下之澤也。兼
母子海也。我及人君
也。疑說又便辟也。要

殺生關白

吉政數諫秀次

田中兵部少輔

孝高說秀次

恬然安靜也

不厭天下而猶不厭也日絶欲之在也

奸俗之姦

氏卿勸秀次濟海

剖孕婦世呼曰殺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音相近也田
中吉政為其傳數諫之乃託事遠吉政秀吉之再赴行
營也外議以為秀次當代行而殊無行意黑田孝高說
之曰殿下之威靈可謂甚矣文武之數相擊于門天下
士民視其喜怒以為慶弔殿下知其故乎秀次曰吾為
關白故耳曰否殿下不以太閤為叔父則能得為關白
乎太閤年已六十猶枕甲而眠而殿下恬然獨縱嗜慾
何不自省乎夫位極乎人臣而望不厭於天下怨之所
萃奸之所乘也臣竊為殿下危之為殿下計者宜赴那
古耶代統軍事太閤已倦兵事必喜許之立功自固誰
得動之願殿下熟思之蒲生氏鄉亦勸其濟海自請為

有流言

三成長盛惡秀次

重茲結於秀次

前田德善院

秀次促德川氏嗣子

故秀次為庶人

其先鋒秀次皆弗納有流言關白謀反秀吉弗問及秀
賴生秀次自疑被廢益不聊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與
之有郤希秀吉旨數惡之初常陸介水村重茲有罷於
秀吉而為三成奪其罷乃結於秀次秀次自知取怨多
也每出遊輒具鎧仗又厚贈諸侯伯而與之誓三成長
盛因證其有反形七月秀吉使三成長盛及前田玄以
就詰問之秀次大駭獻誓書七通秀吉意稍解翌夜重
茲乘婦人車入聚樂盡漏而出三成偵知以告比曉秀
次促德川氏嗣子使朝參欲因劫為質嗣子走歸伏見
毛利氏亦獻秀次所擬誓書秀吉大怒使使召秀次秀
次愛將吉田修理請假萬人夜襲伏見弗聽遂赴謁不

通也

三成諷興山

山僧無情

畜生塚

畜生屬解言其無

識無禮若馬牛大

豕然待畜養而生

者也

誅重茲孫重成

怨家所為耳

許見命放之高野。附僧興山監守焉。興山南征時首納
歎者也。於是奏請削秀次在身官爵。廢為庶人。三成勸
遂殺之。潛諷興山促其自殺。秀吉遂遣福島正則就賜
死。然冀興山乞其命也。正則還獻秀次首。秀吉愕然曰。
山僧無情。三成請而梟之。京師併其妻兒及姬妾三十
餘人皆斬之。瘞之一坎。名曰畜生塚。毀聚樂從諸邸第。
于伏見。召賞吉政。分秀次地于福島正則。以清洲誅夷
木村重茲以下。重茲有遺腹子。曰重成。其母嘗乳養秀
賴。以故秀吉召孫重成。任長門守。以隸於秀賴。三成既
誅重茲。遂誣伊達最上氏黨。秀次有匿名書曰。伊達最
上欲分豐臣而霸秀吉。笑曰。是怨家所為耳。乃皆釋之。

秀次地
秀次大商之後
別領豐田國尾
坂庄也

利家曰淺野氏之冤

秀俊昏暴

今治在伊豫

明使入韓

慶長元年

麟服草服也

燕代地產良馬

淺野左京大夫書記片川藤助者亡命歸三成。三成使
偽作舊主通聚樂書。上之。因發兵圍淺野氏前田利家
為白其冤。秀吉捕鞫藤助得實。乃還於淺野氏。礫之。先
是大納言秀俊卒。秀俊亦昏暴。嘗觀蜻蜩瀑命。左右自
投于湫。左右與之俱投。無嗣。國除以郡山予增田長盛。
以藤堂高虎為今治城主。當是時。明三使已入韓境。疑
懼不敢進。請我撤兵。諸將不得已。約戍于釜山。未肯濟
海歸。李宗誠貴族子。日夜思歸。惟敬因欲逐而代之。慶
長元年正月。小西行長歸告和成。惟敬私從之。以地圖
兵書麟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秀吉而去。林宗誠曰。
和敗矣。秀吉兵將來。執我輩。四月。宗誠遁去。揚方亨問。

秀俊子
國初臣李老
之後。從伯尉
之子弟也

麟服
大龍
龍政
手候服也

燕代地產良馬

燕代
燕代州也
俱目之北都

惟敬而語

秀賴叙任
明韓使者濟海諸將
凱旋

行長三成譚清正

京畿地震

中教
甲申寬在也

計於惟敬惟敬曰有兩語汝慎記之舉我大明奉承日
本而已明主遂以方亨為正使惟敬副之多出金帛資
惟敬齎封冊促往因令韓發使韓以和議未固依違不
從獨使黃慎朴弘長從之刻日發五月秀吉以秀賴朝
見詔敘秀賴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明韓使者濟
海我諸將乃留兵釜山而凱旋行長威清正清正惡於
三成而行長善之與俱譚之清正至伏見秀吉不許見
乃就增田長盛請申救長盛曰子宜謝於治部清正曰
吾死不能乃歸第侯命七月京畿大風霾地大震伏見
城壞壓死數百人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視乃從卒
二百人省秀吉秀吉與夫人帶地而坐目清正呼其幼

阿虎若來何速

畫指畫也

肥哲肥大白哲也
黎粹薰黑憔悴也

使短小倭豎入

清正見愛遇如故

省皇宮

脫刀投直政

井伊兵部大輔

射大佛

字曰阿虎若來何速清正因前訴寬畫地而語陳其軍
勢秀吉顧謂夫人曰彼肥哲丈夫今至自朝鮮何驚且
悴也乃命守其門三成以下踵至不得入有傳命者特
納三成清正大聲令其卒曰使短小倭豎入旦日秀吉
召見清正推問海外戰狀泣下曰阿虎穢祿育於我乃
類我也遂愛遇如故時震仍不止德川公夜率兵入衛
秀吉曰不知皇宮何如吾當與卿省焉乃遽出從者未
屬德川公以其兵擁之而行道路昏黑德川公從者有
擊其袖者公不敢顧秀吉談笑而行脫刀投之曰吾老
矣覺刀之重矣以煩卿也公不敢執乃投井伊直政已
而秀吉從兵踵至遂入朝還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

源生標記

卷之十一

十一

譯三國五歲而成

責韓使

三道慶尚全羅忠清也

再造猶再生也

延明使入城

膝行屈膝就地而行也

袪衣長衣也

承兌讀冊書

諱之陪讀隱解錄筋以完事也

冕服
且進諸位衣冠
五十全具事出
逆更以是芳下
文章服亦明之
物也

袪衣
將軍家諸云秀
善有赤袪衣束
長白

吉為揮威使人鼓
申此袪之誤袪衣

扯俗擗字裂開也

髯虜亦明主也

股栗定戰慄也

行長諉罪
書讀三奉行定封
文書也

下命逐使

明年

故行臺名古耶也
調信囑黃慎

罵曰我為若不憚勞費將使若濟度衆生今已身且不
能保何負我也因呼弓射之還乃修伏見城更作平城
于木幡山八月明韓使者共至界浦二十九日造伏見
秀吉使柳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獻三
道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造之恩乃遣微者辱我我不
許汝入見二使因行長謝弗聽九月二日使毛利氏列
兵仗延明使者入城諸將帥皆坐頃之秀吉開帷而出
侍衛呼此制正也使暫伏莫敢仰視捧金印冕服膝行而進
行長助之畢禮三日饗使者既罷秀吉戴冕被袪衣使
德川公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召僧承兌讀冊書行長
私囑之曰冊之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者子且諱之承

兌不敢聽乃入讀冊于秀吉之傍至曰封爾為日本國
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
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為王如
天朝何乃召行長謂讓曰汝敢欺罔我以為我邦之辱
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殺之行長股栗諉罪於三奉
行出書讀數通為證承兌亦救解之事纔得止而秀吉
怒未釋即夜命加藤清正大谷吉隆石田三成增田長
盛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使謂之曰若亟去告而君
我將再遣兵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
人以明年二月悉會故行臺柳川調信私囑黃慎曰太
閤意已決矣速獻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

惟敬驚去

秀秋為大將

金吾中納言秀秋

再征

孝高參謀

居伏見投方略

二年

明使伴報

吳越上變

海外支那之極也

明諸將東下

矣。惟敬猶疑其虛喝已而見沿道治兵狀則大驚奔去。秀吉初養夫人姪秀秋為子出嗣小早川氏。於是以為大將。以浮田秀家毛利秀元副之。以黑田孝高充其參謀。以清正行長充其先鋒。使行長立功自償。諸將皆前役所遣已諳海外事宜。以故秀吉不復親出自居伏見。遙授方畧置吏于那古耶。以司諸道糧運。二年正月明使者至。明伴報秀吉受封拜舞和議全成。因私賈海外珍寶號為日本幣物已而吳越將吏上變告曰秀吉先鋒加藤清正已擁二百艘上機張矣。明主因詰方亨得實乃謂惟敬惟敬慚謝。因曰秀吉責韓而已矣。不以將去。明不信乃戒東北守備復大募兵遣邢玠揚鎬麻貴

兩先鋒濟海

創亦懲也

清正榜諭

我軍糧乏

韓王奔海州

揚元劉綎董一元等率而東下。諸將皆以智勇聞其國者也。我兩先鋒已濟海并其戍兵行長軍釜山。清正自機張攻梁山陷之。軍于西生浦。韓人懲創前役逃竄駭散。清正榜諭之曰太閤命吏責問朝鮮王也。兵東邊以俟其報。汝民各安其居勿敢擾亂。二月孝高奉秀秋至釜山。因山海之勢列壘寨聯舟艦以為根據之地。出令禁暴掠而諸道望風潰奔。時韓地荒廢無糧可因。我海運亦未達。諸將以故不輒進。聲言朝鮮獻三道如約。乃止。不復深入。韓王使李元翼守烏嶺而自奔海州。告急於明明。君臣歸罪於石星奪其官。且議曰割地之議出於惟敬之託言。忠清韓之府藏全羅慶尚韓之門戶皆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三

廿四

東洋傳記

明睿惟敬

此行必報全羅

其重地而明之海路亦恃為藩屏焉今予之秀吉秀吉
 以為取韓犯明之資彼之舟帆晨發夕至明地天津登萊非
 明之有也因睿惟敬使往更為說以弭和兵明地清正行長
 使人返告韓不獻地秀吉報曰當俟韓穀熟進入全羅
 以攻諸城必攻破而後已且戒行長等曰前使我不得
 志者全羅水軍也此行必報之惟敬在南原明主數責
 其効韓人亦指目之曰是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問明
 欺和而使韓受其弊惟敬大窘又聞石星已下獄則恐
 因度以為行長主和清正主戰不若先退清正因遺書
 清正曰三國講和將歸無為而足下勸大開敗之明主
 命刑總督以精銳七十萬將首擊足下足下速請和弭

清正答書

惟敬被誅與明絕

明韓守主羅攻唐島

嘉明拔刀入艦

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答書曰吾每病朝鮮兵羸弱不
 足與較今當明軍作一快戰吾所願已惟敬得書不知
 所為乃因行長欲投歸於我行長許之邢玠在遼東聞
 之曰彼入日本必為我腹心害者乃令楊元伏三千人
 要其走路捕之尋被誅而我與明遂絕明軍已至全羅
 楊元在南原陳愚衷在全州韓將元鈞在閑山唐島水
 陸相接以守全羅七月我水軍諸將議攻唐島藤堂高
 虎脇坂安治先發韓以數百艘逆擊高虎安治親揮槍
 力戰加藤嘉明後至遇敵一大艦艦上列卒張弓持滿
 擬之嘉明拔刀躍入其艦敵不敢發嘉明立斬數人遂
 奪其艦諸將因奮擊大破之元鈞收兵守閑山而明將

東洋傳記

卷之六

十五

黑江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六

四

率臣下獄

絕影島

如德

斬元鈞

豆取津

鬼上官王矣

揚錫麻貴等繼至韓令鈞進擣金山初鈞與李舜臣並
將水軍行長問使人告韓曰清正首敗媾吾深嫉之今
孤軍先濟宜襲執之韓王乃命鈞舜臣舜臣不肯鈞劾
其逗留王召舜臣下之獄鈞於是獨將及受此命不得
不自進乃合水路諸軍赴釜山行長聞之八月伏兵于
加德以舟兵逆擊于絕影島會日暮風濤大起我軍佯
退鈞縱兵冒濤而進此至加德飢渴下舟取飲伏兵起
行長還之夾擊大破鈞軍鈞逃至巨濟行長復夜襲之
遂斬鈞乘勝西向連陷南海順天自豆取津上陸而清
正兵自西生浦登慶州入全羅諸城望其旗曰鬼上官
至矣不戰而潰清正進與行長合攻黃石城陷之守將

從雲峯登陽二道進

摧陳走

島津兵庫頭

入南原

楊元走

向全州

陳愚衷走

郭稔趙宗道等皆死我軍乃二道並進清正從雲峯浮
田秀家繼之行長從密陽毛利秀元繼之兵各五萬會
於南原韓元帥權慄軍雲峯望清正軍棄守而逃我諸
將使島津義弘加藤嘉明絕全州援路而合軍入南原
投書楊元約戰期元高壘深塹悉眾捍禦諸將疾攻兩
晝夜已而退兵窺城兵倦且息則復進伏卒一面而三
面填塹踏籍而登元在帳中裸跣走其所率遼東突騎
數十爭門馳出伏兵要之奮刃斫馬足適月明明騎莫
得脫者韓將李福男等皆死我軍進向全州州民素苦
陳愚衷徵求及聞南原陷皆遁走明兵阻之多為韓人
所傷愚衷遂棄城走會麻貴遣牛伯英等援南原不及

黃江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六

四

黑注標記

李元翼出忠清

復起薛臣

晉又四郎

碧波亭

古今島

迫國都

全義館

櫻山

後藤久兵衛

栗山備後

母里太兵衛後但

馬

原彌左衛門

與愚衷合兵軍于公州我諸將因糧於全州終議入國
都韓王聞水陸軍皆敗謂鳥嶺之守無益也使李元翼
引兵徑出忠清以阻我軍鋒復起李舜臣統三道水軍
舜臣至錦嶋與我將營正陰遇于碧波亭下以大礮乘
潮來攻正陰敗死舜臣因與明水軍將陳璘軍古今島
以扼我水軍而我陸軍一隊以秀元為將黑田長政為
先鋒進迫國都九月軍于全義館擊明將解生于櫻山
明將楊登山牛伯英來衝我陣長政將後藤基次栗山
利安揮槍拒之殺傷相當登山伯英退與生合濟川斷
橋我兵絕流而渡擊走之明軍復大至長政將母里友
信原種良等力戰秀元亦至擊卻明軍於是明軍在國

諸將退守

求禮

邢玠入韓

明分三軍

揚鎬蘇貴統師

清兵衛修蔚山

都者不敢出我軍亦持重不進天漸寒十月清正退守
蔚山行長退守順天諸將連營與金山相為聲援明乃
遣李如梅來取谷城遂攻毛利秀包于星州不能取秀
包亦以兵少退守求禮十一月邢玠入韓聚議都城以
為和兵持重若待秀吉親濟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
之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為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
將中軍李芳春解生將右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分
屬三軍以揚鎬蘇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以十
二月進攻焉我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正巡視西生諸
寨而留裨將加藤清兵衛與毛利氏援卒俱修蔚山明
諸將議曰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則餘從風

明軍葦山

太田飛騨守
兵戶備前守

幸長逆擊明軍

太駁源左衛門
岡野彌右衛門
龜田大隅
森島新五

解乃聲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留高策于彥陽以絕金山接路而李如梅解生等皆萃于葦山葦山土木未竣其役卒駭明軍至入告清兵衛清兵衛出戰陷伏大敗入城嬰守淺野左京大夫率毛利氏將太田政信兵戶元繼等將往葦山監役行至彥陽與高策夾嶺而舍未相知也此曉我斥兵上嶺為明先鋒所獲我軍乃覺政信元繼說曰眾寡懸絕不若疾走入葦山也大夫曰幸長提兵至此未覩明人之旗而逃何面目復見太閤哉公等欲走即走吾當死於此矣乃遣其將太駁岡野龜田森島四人率銃隊進逆擊明先鋒卻之大夫在高阜望見策軍踰嶺也恐其戰沒使人召還之不

岡田言太郎信成
後宇右衛門
福永喜助

幸長入葦山

二城葦山高山也

肯奮擊斃數百人而死之獨龜田脫歸獻所獲甲首且曰明兵之眾望之無際請君速退大夫怒曰吾豈聞眾而退哉自揚徽號麾眾而進將士觀之爭赴明軍大夫身被十餘創猶進不已龜田力諫使二從士回其轡而以刀鞘鞭馬奔葦山策兵追躡岡田某福永某返戰而死清兵衛望見出城迎入元繼為明軍所隔自間路入島山島山葦山別堡也時楊鎬李如梅等已破葦山外郭大夫代清正率厲將士嬰壁守之明兵以大夫為清正也欲必獲之攻擊甚急大夫自放銃無不命中時開門突戰殺傷過當二城之間有川李芳春解生泛兵艦以絕之城兵銃破其五艘溺數千人而敵勢不衰麻

熱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六

黑江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六

九

木村某告急機張

木村賴母

魯集羣集如響也

長政託兒

銀鑿鑿弄雜刀

鑿鑿首鑿也形似

金而反唇

清正入城

貴茅國器鼓衆攀壁前者墜後者登晝夜不歇城兵欲告急於清正清正時在機張相去三日程敵衆充塞道路大夫曰誰可往者近臣木村某奮請往大夫壯之予以善馬已出門明兵麇集木村一騎馳突萬衆中一日一夜達機張見清正告急清正大驚投袂而起左右或止之曰蔚山以孤城當大敵之衝而我寡兵援之終不能保不若棄之也清正曰彈正囑我曰緩急幸援我兒今餘之敵何以立天下乃率見兵五百人人負糧食登舟赴接與明候船戰江中走之清正自蒙銀鑿鑿杖雜刀立船首指麾士卒明韓諸軍指目莫敢近者遂入蔚山鎬貴謂將士曰清正定入城矣猶盤虎而刺之也明

飛樓高樓也

佛郎機即佛蘭西

其國出銃故以國

名銃也

齒銃更土

痺當作數較瘰瘡

足凍瘡也

清正察狀

日合諸軍蟻附而上清正令士卒投大石巨材擊卻之即夜與數百騎襲明軍大獲而還敵更起飛樓以火箭佛郎機百道並攻城壘震裂清正與大夫堅守不屈鎬貴知其不可力取乃下令休戰合圍十晝夜斷我汲道城兵飢渴皆齧紙煎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夜出城外搜明人口取其所佩糗糧牛炙食之天大雪士卒瘡痂有墜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修守具用銃及紙礮日整明兵數百千人鎬貴夜設伏而曉焚營退走數里以誘城兵城兵欲追清正不許曰彼舉火以退退不設殿不以夜而以曉是將誘我而殲之也久之明伏稍稍出終復圍之浮田氏卒有亡在明軍者呼語城上

燕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六

九

揚經理願媾和

孝高告金山赴援

大學頭高良

三年

揚鎬先遣

人曰揚經理願媾和欲與加藤公面議之期城外百步相見清正欲往大夫曰敵情不可測公受太閤命為一方重寄勿輕出貽笑外國雖然不示之怯也度彼未識公面僕請為公代行眾遂兩止之故紓會期以俟我援兵至黑田孝高在梁山使使告金山曰蔚山急矣即陷諸城隨之不可不赴援諸將然之豐臣秀秋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加藤嘉明森忠政蜂須賀家政藤堂高虎其子高良脇坂安治等將騎卒五萬自彥陽昌原分道赴援而行長自海上會之三年正月秀秋等至彥陽擊破高策與昌原軍皆赴蔚山行長益裝空艦蔽海而至揚鎬聞我軍自三面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乘夜解

基次得馬鞍

明軍大走

明罷揚鎬

賜手書於清正

圍長政使後藤基次晨出候軍得一馬鞍于水涯還報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矣長政即馳躡明軍藤堂高良等揮槍繼之清正與大夫乃閉門合擊敵衆崩駭獨其將兵惟忠茅國器殿而回戰吉川廣家奮擊走之明軍大走遺棄糧仗蔽野諸將之救蔚山也明候我空虛一軍襲梁山為黑田孝高擊卻之一軍襲釜山浮田秀家使立花宗茂邀于般丹燒而走之明主得蔚山敗聞與其下議曰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力加以全韓之兵期於必克今乃如此罪當歸經理乃罷揚鎬以萬世德代之與鄧子龍張方監芳威等率楚兵往助邢玠秀吉得蔚山捷聞賜手書於清正賞之為餽

遊醍醐

留十餘將其餘罷歸

秀吉有疾

託德川公

糧食三月秀吉携秀賴及夫人以下遊醍醐命前田玄以掌供帳務使豐盛勿有遺憾四月遣使諭諸將留秀秋行長清正及島津義弘黑田長政左京大夫等十餘將其餘盡罷歸其留者分為四屯秀秋守釜山而蔚山在其右清正守之順天在其左行長守之泗川在其前義弘守之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與那珂議令李如梅當義弘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出其後已而召如梅以董一元代之相持未戰是月秀賴進從二位為權中納言五月秀吉有疾六月外師罷者至乃召見慰勞論其賞罰七月秀吉疾篤召德川公諭之曰外國未服而吾罹此疾吾死則難作非卿

三成長盛諫秀吉

五奉行如故

五大老

三中老

莫以定之吾今日以天下託卿卿為我努力秀賴幼弱亦煩卿保護至其成長當立與不當立一在卿之心德川公歛歛曰殿下百歲之後孰不奉嗣君者雖然人心不測殿下宜運其神算以建萬世之安家康不才不敢當重任曰吾熟思之莫若卿者卿勿避也德川公固辭而退秀吉遂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告之二人諫曰殿下百戰取天下而一日子之他人是胡為也今天下猛將謀臣無不被殿下恩者其於輔嗣君何有於是定大老奉行奉行五人如故所置德川公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為五大老以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為三中老小事決於奉行大事決於大

點生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十一

二傳

片桐東市正
小出播磨守

遺囑

三副傳
七隊長

木村長門守

薄田隼人正

渡部内藏助

速水甲斐守

伊東丹後守

青木氏部少輔

真野豊後守

中島式部少輔

野野村伊豫守

堀田圖書助

郡主馬

變更變更舊章也
漏洩漏洩機務也

百萬敵不能尾

勿使十萬兵為海外
鬼
太閤遺

召在韓諸將

明兵益至
劉綎誘行長

老大老奉行或有不協則中老居間和解之使片桐且
元小出秀正傳秀賴密囑二人曰吾起人奴至為關白
孰非國恩哉吾與明構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
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曾受外國侵辱及我時受
焉吾深恥之是吾所以託國於家康至我家存亡未暇
恤也雖然家康必不負我汝輩謹保護秀賴莫使生釁
隙焉又使木村重成薄田兼相渡部尚副二人分親兵
為七隊以速水守久伊東長次青木一重真野宗信中
島氏種野野村吉安堀田正高為隊長馬標旌旗盡傳
之秀賴使母夜騎郡良列平將津川左近掌之八月盡
會大老奉行以下為誓誓曰虛心協謀務輔嗣子勿樹

私黨勿忘公義勿變更勿漏泄勿不告而結婚勿不告
而交質嗣子六歲未能親政前田保之於大坂而德川
視事於伏見封邑行罰皆俟嗣子之長命淺野彈正石
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家康有
不可往則遣利家二人遣一雖有百萬敵不能尾也十
三日疾大篤將暝已而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為海外
鬼言畢而薨年六十三羣臣秘表使前田玄以密葬之
于阿彌陀峯九月三日德川公與諸侯盟無貳於嗣君
遂使淺野石田以遺命赴肥前密召在韓諸將諸將之
與明軍相持也明兵益至邢珣萬世德促諸軍進攻劉
綎患順天帶山海不可近則思沈惟敬所為欲誘而取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興法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三

蔚山兵思戰

宗茂救清正

之遣間使來告行長曰先鋒嚮與我國盟矣因清正註
惑關白復致有今日今兩國兵老吾欲親與先鋒會以
成前盟也行長不信暇縱單騎候於道則信之將出赴
會而我兵降在延部者為泄其謀行長驚還縱恚而來
攻行長擊卻之清正亦拔蔚山役糧多兵勇人思一戰
九月麻貴至温井懲前敗堅壁不敢出清正屢出戰擊
走貴兵立花宗茂在釜山自請以五百人往救清正值
明五千人于元潰來曉霧薄擊克之遂追北或以眾寡
不敵止之宗茂曰敵馬足亂可追不追視我寨也追擊
復克之既舍逸明囚設五伏以待曰吾乃視寨而誘之
也夜半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明日未至蔚山數十里

又八郎忠恒後中
約言家父

義弘卻辯士

新寨八壘

與清正夾擊麻貴大克之是時義弘及子忠恒在新寨
與董一元夾晉江而軍茅國器聞島津氏與豐臣氏為
宿仇以為可間也乃作檄數秀吉罪遣辯士以搖義弘
義弘叱而卻之國器又說一元曰義弘築望津東陽泗
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新寨八壘勢如長蛇望津其首
也擊其首餘易制耳一元然之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
津送款於一元約為內應舉火為信至期國器引兵臨
江我兵亦出寨臨江已而寨中火起吾兵顧而救之明
兵乃渡陷望津忠恒在新寨欲赴援義弘曰未可望津
兵退守泗川而一元已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積聚悉
軍渡江遂乘夜襲泗川我守將出戰斬明驍將李寧盧

興法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三

董一元輕島津氏

得功潰圍走新寨。忠恒復請赴援。義弘曰：未可。一元已
 取數壘，而島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進燒東陽倉，火晝夜
 不滅，遂向新寨。國器止之，勸先攻金海固城，以奪其羽
 翼。不聽。十月朔，一元合兵以國器及葉邦榮、彭信古為
 先鋒，以藍芳威為後軍，攻新寨。自卯至巳，以水砲摧大
 門及城牆，薄塹拔柵，城兵殊死戰。會砲炸，烟焰四迸，明
 陣亂。義弘目忠恒曰：可以出矣。忠恒唯而起，與數千騎
 闕門直衝明陣，明陣皆披靡，而國器、邦榮以萬人橫入
 于城。義弘豫勒五千人迎擊走之。芳威望見先走，明軍
 遂大潰。義弘忠恒追奔逐北，斬首三萬餘級。明兵爭走
 相擠，伏尸二百餘里。我軍以亡糧不復窮追，追至望津

明軍大潰

赴王

明將劉新寨之敗不
敢進
訛言

乃還。而秀吉之赴適，至諸將潛相告言，稍稍治歸裝，而
 明都御史在吳者，謀知秀吉沒報告明主。明主大喜，舉
 朝相賀。於是趣邢玠等躡我軍，郭國安亦走告之。明羣
 帥羣帥創新寨之敗，不敢進。當是時，我邦訛言明大舉
 扼我兵歸路，德川前田二老皆欲親往，衆議止之。使藤
 堂高虎代之。未至行臺，得新寨捷書，乃止。而釜山軍已
 從秀秋還，對馬、清正、義弘次收兵還。行長亦欲還，而劉
 綏復來圍之。清正與義弘返擊，拔行長皆上舟。陳璘、鄧
 子龍、李舜臣、陳蠶、馬文煥、陶明宰等以兵艦數千艘要
 之海中。清正已去，義弘鬪且卻，至加德島。明兵四集於
 行長，行長厲士卒止戰。會明人失火器，反中其船。我兵

明將要海

黑注標記

斬子龍
射殺舜臣

擒明宰

明軍不復追躡

稗粥答若謙

稗粥稗也新樂燕

如子善治部何

因奮擊盡其兵斬子龍舜臣來救亦射殺之進圍璘幾
獲之而蠶文煥繼至銃炮交發盡焚我舟行長上一島
奪敵寨據之明兵艦環守焉行長乘夜獨遁歸於義弘
義弘返載其餘衆與蠶明宰戰擒明宰而還皆至加德
劉綎以生兵來攻義弘行長擊卻之明軍不敢復追躡
我軍盡達對馬十一月諸將整軍至那古那兩奉行迎
之宜秀吉遺命諸將皆泣三成曰公等請伏見當各之
國來秋會同以若謙相招清正曰諸君好為若謙我守
孤城七年矣榮悴纔存母若母酒當炊稗粥答之耳三
成嘆之先是行長德清正救順天也欲釋臆焉清正曰
吾亦欲之矣如子善治部何自是相讎益深於是諸將

諸將謁秀賴

論征韓功

相率詣伏見謁秀賴諸老慰勞之令罷之國以嗣君猶
幼國家多難不敢自逸俟明年去明年大老奉行論征
韓功賜義弘以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清正行長以下
得賞有差子忠恒任右近衛守

日本外史卷十六終

日本外史

卷十六

終

三

日本外史卷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慶長四年正月十日前田利家奉秀賴從大坂抱坐正
廳德川公以下牧伯將吏來謁之德川公還居伏見第
視事五奉行更遣兵守城皆如秀吉遺命而德川氏威
權獨熾利家謂其侮已乃忿恚欲罷就國細川忠興為
利家戚屬引遺命諫止之是月二十一日大老奉行連
署誚德川公曰足下行事多可疑者皆太閤遺令與伊
達福島蜂須賀三家私結婚姻是欲何為也宜解政就
國又詰三家三家不服三家與黑田淺野池田藤堂細

日本外史卷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慶長四年

前田大納言
謁秀賴

田川越中守
忠興猶忠隆利家女

伊達政宗以其女配少將忠興福島正則
為其子正之正之配平康元女康元異父弟
定俊之子也詳連署誚德川公
須賀至鍾妻小豆魚左政女故世子信
康之女所生

達福島蜂須賀三家私結婚姻是欲何為也宜解政就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三十五

山岡宮内法印道阿彌切林景友

伏見尋盟

尋盟也温也前盟已寒更温之使熱也

利家囑德川公

又四郎利政辭登侍從

如賀中納言肥前守利長

三成等會議

忠興告德川氏

川京極有馬金森山岡諸將皆嫉石田三成爭附德川氏仇視他侯伯三中老議曰遺命所謂居間和解者在於此二月乃請大老奉行尋盟于伏見利家有疾加藤清正與細川忠興淺野左京大夫勸利家興疾赴伏見三月德川公亦往大坂利家病甚扶而起泣囑之曰吾將且夕入地願公盡心以輔嗣君德川公曰諾利家次子利政欲刺德川公為其兄利長所止三成等會議于小西行長宅曰內府專橫蔑視嗣君諸老所共憤也不可不速除之行長因建襲擊之策前田玄以素通欵德川氏故發異議沮之三成又欲以火器襲之伏見第延細川忠興告謀忠興復沮止之走告德川氏救之徙居

向島在山城大岡曾孫成世處遇而居至是移之相居移日二十日也

聽視不分明也大谷州郡少輔增田右衛門尉

自我開釁彼則青辭

圖謀不顧

七將請誅三成

于向島行長曰諸公明文墨而騰兵機乃為豎子所誑大谷吉隆聞諸奉行之謀謂增田長盛曰吾視諸公所為不務利嗣君而專害內府內府苟貳於嗣君宜俟其罪著而討之天下誰有棄此歸彼者哉今自我開釁彼則有辭是不獨自禍乃禍嗣君也長盛以告三成三成弗肯文祿之役三成長盛吉隆在朝鮮聞淺野黑田來就議軍事兩人方圍甚不顧三成等三成等怒而出兩人收局問侍者曰三奉行何不來侍者告故乃使人呼返之三成等不肯為惡言而去終惡兩人於秀吉兩人之子深啣之於是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細川忠興連署罪狀三成請誅之德川公不許

熱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十一

利家卒

佐竹右京大夫

德川公納三成

或本多正信也
存三成襲諸將不和即
利家之幸也

景勝與三成通謀

上杉中約言

德川氏兵
小將左乃原崇

乃如大坂請於利家利家疾篤三成方視之七將不得
達乃各自治兵欲擊殺之未發也閏月三日利家疾革
奮呼曰天下洶洶吾不目嗣君成立而死死不瞑矣遂
卒衆推其長子利長代之列四大老之下七將曰大納
言既沒三成必出欲要擊之或走告三成毛利浮田島
津上杉佐竹五家皆善於三成佐竹義宣自伏見馳至
弔前田氏因見三成于浮田氏曰寧自歸於內府攜詣
德川公德川公納之七將聞之憤惋追至伏見或說德
川公勿除三成公大悟遂諭七將弭兵七將不得已聽
之又諭三成解政權就封澤山七將欲要擊之見德川
氏兵護送乃止上杉景勝與三成通謀約俟明歲東西

乃誌而

豐國明神

黑田筑前守

堀尾帶刀

流言

大野修理亮

土方勤兵衛河內

守

忠興為黨之以賊

屬故也

德川氏徵利長質

舉兵以討德川氏四月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明神自
秀賴徙大坂伏見城無主五月黑田長政堀尾吉晴等
請德川公入城如太閤故事六月毛利浮田以下外征
諸將皆謁歸七月前田上杉佐竹三家亦之國德川氏
久不觀秀賴頗有物議淺野片桐等數促之辭以疾八
月乃往遂留居西城西城時為秀賴嫡母淺野氏所居
於是淺野氏遜於京師有流言淺野彈正大野治長土
方雄久援前田氏以圖德川氏十月放治長于下野雄
久于常陸寘彈正于武藏府中下令北伐前田氏細川
忠興為謝之德川氏徵前田利長母為質十一月徙之
江戶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爭之曰遺令勿不告而交質

五年

景勝數德川公十罪

德川公東下

吉隆極言三成非計

三成等舉事

盡與諸老議弗肯利長泣而奉令是歲德川公加封細川忠興堀尾吉晴各五萬石五年春德川公戒上杉景勝西上答曰我受太閤遺旨鎮守東陸何受內府令也乃數其背盟十罪德川公大怒議東伐上杉氏夏以其義女妻黑田長政留兵於伏見而自將諸軍東下三成欲起兵乘其後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數賀會師三成使人要之告以其謀吉隆極言其非計三成不肯吉隆乃訣去低回久之曰吾與治部共仕太閤舊相好也今知其事不克棄之非義乃還三成大喜與長束正家皆赴大坂見增田長盛定議秋遂移書遠近曰內府有罪嗣君命討之苟念太閤恩誼者宜來戮力毛利輝元以下

毛利中納言右馬頭

小早川金吾千綱

言

小野木繼殿助

毛利甲斐守

安國寺惠瓊

京極基秋守

吉隆赴援北莊

侯伯來會者四十餘人時東西諸侯妻子皆在大坂三成收之城中使輝元長盛守大坂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等將四萬人攻伏見城小野木重勝等將二萬人攻田邊城毛利秀元與長束正家偕惠瓊將三萬人攻阿濃津京極高次等將二萬人徇北陸吉隆在敦賀招北莊大正寺小松三城下之前田利長與弟利政為德川氏攻拔大正寺遂欲攻北莊北莊乞援於敦賀吉隆乃自將赴援或曰堀尾氏兵守府中而在我後不先取之則進退皆難吉隆曰北莊陷則小松孤立矣至若府中則不必取也亦不可取也即可取也不可不分兵守之分則兵寡以寡對眾是為難耳且彼必不敢

德川公東下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四

招降秀信
政事申納言秀信
關原之役
諸將欲擊三成

要我矣。是我使敵守城也。我既卻北兵，以存諸城，則彼不攻而下矣。即夜五更馳至北莊。利長婦夫中川宗伴在京師，將赴北陸。吉隆要而執之，令為書給利長曰：內府西上將士多叛之，大坂兵逆擊之，美濃走之，遂發舟師將取加賀。公宜早為之備。利長得書，疑懼引兵卻府中。果遂降於吉隆。會高次等至，合兵復大正寺，遂定。越前置守而南。吉隆教三成招織田秀信，秀信以岐阜降。於是三成導諸將至大垣，秀家等拔伏見來會焉。德川公至下野，聞變不為驚然，以諸將質在大坂，頗疑之。使人問其去就，諸將皆奮欲擊三成，乃誓曰：公苟不渝太間約，善視嗣君，則僕等力戰必梟治部。諸將乃先發首

北廳
松城君
木下肥後守家定

秀秋高次送敵於江戶
立花左近將監
筑紫上野介
藤四郎久留米侍
從秀包

政岐阜下之，三成與島津義弘援之，不及。東軍陣赤坂，秀家欲夜襲之，三成弗聽。秀元拔阿濃津來陣，南宮山。秀秋來陣松尾山，初秀賴與生母淀君居大坂，而嫡母淺野氏稱北廳，居京師。庶母京極氏稱松城君，居大津。北廳之兄曰木下家定，家定子為秀秋及兵起，北廳使人戒秀秋曰：內府不利，秀賴則力拒之，非然則勿負之。秀秋遂送款於江戶。松城君之弟為京極高次，高次受封大津，與德川氏嗣子並娶定君之妹，亦送款江戶。及岐阜陷，吉隆召北陸諸將會大垣。高次後發馳歸大津，舉兵應德川氏。立花宗茂筑紫廣門赴大垣，比至石部聞之，返陣勢多。會毛利秀包等來自大坂，則合兵攻高

原主景心
卷之十一

照注標前

二女 孝藏主 阿茶司

東軍由二道進

淺野彈正少弼

真田氏父子分屬

安房守昌幸

伊豆守信幸

左衛門佐幸村

小室在信濃

大伏在上野

次定君遣二女使諭松城君及高次夫妻不肯宗茂等
攻奪其郛而城未下也德川公分兵為二自將一軍由
海道使其嗣子秀忠將一軍由山道命彈正少弼助之
關西從風而靡爭先送款山道之軍進至小室招真田
昌幸初昌幸赴會津至大伏而大坂撤至長子信幸曰
吾受關東殊遇請東矣西軍即敗吾為父弟乞命幸村
曰太閤舊誼不可背也寧西而死不東而生昌幸曰欲
東者東欲西者西而吾與西者也乃遣信幸之江戶而
自與幸村以兵三千歸上田東軍三萬陣于小室信幸
從在其軍以書招其父弟不肯居四日東軍來攻上田
城帶川昌幸壅其上流伏兵險阻出戰佯走東軍爭追

昌幸大敗山道軍

諸將議戰

陷伏而亂乃決其壅水大至東軍不能繼幸村以突騎
蹙之遂大敗其軍使不得進者三日其海道軍侯之亦
遲回數日以其久不至乃獨進陣于赤坂秀家與三成
計亦設伏而挑戰敗其前軍而退於是諸將大議決戰
秀家吉隆欲固守大垣以俟田邊大津兵島津義弘欲
夜襲赤坂三成恃其眾皆不聽欲出戰于關原夜赴南
宮請秀元夾擊東軍秀元素通款東軍佯諾之三成遂
赴松尾獎厲秀秋秀秋已與東軍約為內應亦佯諾之
吉隆疑秀秋有異以其兵陣松尾山下吉隆有惡疾以
銷蔽面輕服坐輪戒其左右曰及敗速斬我頭旦日兩
軍大戰關原自辰至未東軍數卻而秀元秀秋皆觀望

赤坂松尾並在美濃

吉隆疑秀秋

以銷蔽面

橋肩與也

秀元秀秋觀望

照主票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六

窪島孫兵衛

戶田武藏守
平塚因幡守
與平藤兵衛
脇坂中將少輔
朽木河內守
小川土佐守
赤座久兵衛尉
藤堂和泉守
藏田河內守
藏吉隆首
大學吉胤
吉之稱時未詳
山城守賴繼

不戰。東兵窪島某馳白德川公曰。秀秋似肯約。請更為計。德川公驚曰。我悔為小兒所賣。使窪島向松尾山發礮。促之。黑田長政亦使人責秀秋。秀秋乃以兵八千。銃手六百。下山擊吉隆。吉隆怒呼曰。豎子背恩忘義。不可舍也。以六百人直衝其麾下。戶田重政平塚為廣助。吉隆大破秀秋。斬東軍監使與平貞治。而脇坂朽木小川赤座等皆應秀秋。與東將藤堂高虎織田長孝等三面逼之。重政為廣皆戰死。吉隆隊將湯淺五介退告之。吉隆曰。吾可以死矣。勿使敵傳吾元。遂自殺。五介到之。使侍臣某藏之泥中。而駢冒高虎陣死。吉隆二子吉胤吉之。姪賴繼皆力戰。返見空輜。相泣欲死。從者諫之。

守重諫秀家
明石掃部助

長河內七郎右衛門
雖敗不肯卻走
井伊兵部大輔
盛厚入道長壽

乃走。欲守敦賀。無肯納者。遂走大坂。賴繼尋病死。東軍以秀秋內應。乘勢齊進。西軍遂大敗。秀家怒。欲與秀秋決鬪。明石守重諫曰。君為元帥。何自為匹夫行也。秀家曰。吾不翅惡秀秋也。懼元不親出。秀元亦持兩端。事可知矣。吾有一死報太閤而已。守重曰。縱諸將皆叛。君宜獨據其國。以輔嗣君。徒死何為。秀家乃走。其將長河內某死之。秀秋薄義弘。義弘擊走之。曰。吾雖敗。不肯卻走。以殘兵五百。薄東軍而南。東軍為動。東將井伊直政等追躡。又擊走之。敵衆尾不止。阿多盛淳代義弘死。義弘得間。踰鱒尾嶺而去。三成走匿伊吹山。散從者曰。吾欲自大坂航赴薩摩。以計再舉也。汝等宜伏匿以待時。三

三成飢病

田中兵部少輔
鱒尾嶺石橋村井
只並在近江

三成父兄子延皆自
殺

隱岐中晴成
木工頭重成
車人正重家
右近大夫朝成

成遂採拾充飢行四日患泄至石橋村就所知農夫某
其舍匿之或者戒某曰聞子匿治部今田中吉政在井
口索之甚急事露子必速禍矣農夫曰無之三成隔障
聞之謂農夫曰吾終不可脫汝盍出告農夫使之遁走
三成曰吾病矣不能寸步恐累汝汝第速自首農夫乃
之井口告吉政吉政遣卒捕之初三成之握權也吉政
事之其恭三成既被捕呼吉政如故曰吾欲報先君知
遇與上杉毛利等俱舉事一敗至此命也願得速自裁
吉政請之德川氏乃命醫治其疾其父晴成兄重成子
重家姪朝成皆在澤山自殺長束正家走保水口東兵
來逼誘出之迫使自殺僧惠瓊亦被捕皆囚于東營諸

幸長閭三成

義弘歸薩摩

貴息之事謂秀秋
送歿於江戶也

宗茂送降歸柳川
柳川在筑後

將帥爭折辱三成獨淺野左京大夫親之憫然脫其短
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為豐臣氏臣吾不忍棄其困
加以無禮德川氏聞之心故憚大夫義弘之南走經伊
賀大和行破土兵而至大坂欲與輝元長盛俱城守二
人不答乃取其質航歸薩摩先是田邊大津皆下立花
宗茂引兵東至草津聞敗還入京師使人謂木下家定
曰貴息之事不可言也子猶右嗣君則請共守大坂家
定曰子先往乃閉門自守宗茂遂至大坂使謂輝元曰
公苟城守願扞一面輝元曰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
復何議乃欲歸其國將士曰公所以酬豐臣氏足矣因
勸降德川氏乃送降焉亦航歸柳川秀家經近江為土

從者黑田三光

獻刀證死

其國備前也德川以置使收其國

大隅守中納言忠恒

秀家派入大島

更事閱歷軍事也

糟川在近江

吾德汝矣言宜執吾以受噴也

行長奉邪蘇教

兵所困獨從二人竄土窟中聞捕者至欲自殺從者止之請其寶刀出告東軍以秀家既死獻刀為證秀家至大坂聞其國已覆沒竟走薩摩其妻前田氏利長妹也太歸加賀後數年利長問得其實告之江戶乃責前告者告者請死釋之島津忠恒請宥秀家死流八丈島前田利政據能登九鬼嘉隆據志摩並抗東軍利政除籍嘉隆自殺是役也小西行長首應三成三成以其更事倚賴之行長為人自殖而薄士士不樂為之用也及敗陣亂不可禁乃走至糟川逢僧林藏主者曰吾攝津守也吾德汝矣僧曰公盍自刃行長曰吾奉邪蘇教不可自刃僧乃執而告之是歲冬與三成惠瓊皆斬下京師

其國謂肥後

託幼主濟私

小西氏城邑亦在肥後

島津諸家皆降德川氏

重岐守勝信

豐前守勝永

正則發議

加藤清正初知三成必舉事止德川氏東行不聽乃歸其國逢大坂撤至曰是佞豎託幼主以濟其私也乃發兵攻小西氏城邑盡并之會黑田孝高攻略近國因合兵降筑紫廣門等遂臨薩摩島津義久已降德川氏森勝信其弟勝永出小倉走匿土佐上杉景勝與伊達政宗最上義光戰而勝之佐竹義宣觀望不出及聞上國敗皆降德川氏先是德川氏既據將入京師諸將先進至大津福島正則議曰吾輩知三成舉事非郎君意故右內府討之今三成既敗矣內府或遂謀不利於郎君則吾以死拒之淺野加藤等皆然之乃入京師德川公至大津置關于日間以其臣伊奈圖書守之正則使使

德川公不問秀賴
慶讓猶賞罰也

必得圖書頭

德川公不問秀賴
慶讓猶賞罰也

秀秋狂死

若秋守勝俊等長

晴子

宮内少輔利房

右衛門大夫延俊

擊者手也

秀賴獨食三州

片桐取市正

小出播磨守

病狂死因降
是怨言生事
在明年不問慶
讓家定削邑以下
在慶讓也

大津為關吏所辱。使者復命而自殺。正則怒以其首贈
井伊直政。直政驚斬關卒數人謝之。正則愈怒曰。百卒
不直一士。必得圖書頭。如不見許。吾將為我所欲為也。
圖書聞之。自殺。既而德川公入大坂。不問秀賴。遂大行
慶讓。削毛利。遷元之六國。故增田長盛于高野。真田昌
幸與子幸村亦遁高野。以秀秋功最大。封浮田氏。故地
尋病狂死。國除其父家。定削邑。兄勝俊利房皆奪封。兄
延俊獨邑于豐後。當是時。德川公威權益熾。七道將士
皆會江戶。留其掣為質。而秀賴獨食攝津河內和泉六
十餘萬石。初片桐且元小出秀正憂諸奉行舉事而不
能制也。東西之軍未接。二人亟發使者赴關東分疎其

且元輔導

八年

内大臣從一位

將軍妻秀賴

十年

將軍讓職

還古大臣

淀君不遣秀賴

十三年

正則看護秀賴

越前中納言秀康

意諸奉行要之。使攻阿濃津。使者亦恐嫌快避。從之。
德川公怒秀正退居岸和田。尋病卒。且元獨傳。盡心輔
導。未嘗離左右。八年三月。德川公為大將軍。四月。秀賴
陞内大臣。敘從一位。七月。將軍以其孫女妻秀賴。命且
元迎之。令大坂。如且元封萬石。且元以嗣君幼。辭不受。
尋如江戶。將軍面諭勿辭封。十年四月。秀賴遷右大臣。
將軍讓職。其嗣子秀忠。五月。前將軍在京師。諷北廳使
秀賴來見。淀君母子相依。不欲分離。又恐其有變。固辭
不遣。十三年二月。秀賴患痘。福島正則自安藝馳至。日
夜看護。先是。正則謂結城秀康曰。公太閤養子。於大坂
郎君為兄弟。將軍百歲後。公善遇郎君。老奴亦當竭力。

大間重光去之歲五月
有方廣寺再造今字
條病不果故今使紀
之其矣今豈臣公拔
之榮也

金馬

十五年

再興方廣寺

在頭日繫在頭日
鬣鬣長鬣也

清正有可去者三

十六年

周旋秀康疑其有異志絕之初秀吉造金馬數十一馬
當銀金千枚藏之大坂城中以備軍須十五年秀賴以
東旨再興方廣寺以繼先志以且元監役所費鉅萬多
銘金馬充費是時關東工役數起福島加藤淺野流田
諸家每助其役清正赴江戶多率士卒又必過省秀賴
因置邸於大坂如故凡邦俗男子必剃其鬣而清正
長鬣自喜前將軍使一親將以其私謂之曰以予觀於
公有可去者三長鬣一也大坂邸二也東行從兵三也
清正曰吾戎服著銅面有鬣以為之籍則肅然無有搖
撼之患徹大坂邸是棄太閤舊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
及事皆不可去也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在京師使織田

織田侍從長益号
有樂

入見前將軍

尾張大納言義直
時少將
紀伊大納言損宜
時少將

三左衛門播磨守
相輝政

長益來諭召見秀賴淀君不肯北聽使清正及淺野左
京大夫促之二將因啓曰臣輩以死守郎君必無慮矣
且元亦自京師馳還苦諫之淀君乃遣秀賴二十八日
湖淀入京師二將以弓銃夾岸而北福島正則稱疾守
大坂前將軍使其子義直賴宜迎之東寺二將以下
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前將軍出迎之門相見
于正殿前將軍南鄉坐關東將士及諸侯伯擁衛左右
秀賴北鄉坐二將在其後秀賴贈前將軍以名刀二口
駿馬一匹黃金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皆有
所遺前將軍答以二刀三鷹十馬饗畢清正曰淀君遲
歸請辭矣前將軍使其女婿池田輝政賜酒於二將既

古正西示也

卷之十七

十一

出短刀于懷

未大坂里是白金
一萬三千兩

清正卒

思托孤寄命之章

論語註云其才可

以補助君攝國政

其節至於死生之

際而不可奪可謂

君子矣

淺野父子相繼卒

十八年

木村長門守

薄田奉人正

治長益與且元相

相軋相傾陷也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
以寄百里之命
改轉佐勿若於當
國事也

罷扶秀賴出謁北廳拜豐國朝視方廣寺後自伏見上
舟清正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吾今日聊
報太閤之恩矣四月義直賴宣來大坂報秀賴北上也
秀賴迎而饗之六月清正病卒清正嘗謂人曰前田利
家晚志儒學招吾及浮田秀家淺野幸長語次舉論語
托孤寄命之章吾爾時不知其何謂乃者讀而思之略
有所曉當今之世不念此語者恐陷不義也清正既卒
淺野父子相繼病卒十八年秀賴以東旨如片桐且元
大野治長祿各五千石且元與木村重成薄田兼相及
七隊長以遺命保護秀賴服事關東甚謹而治長者淀
君乳母子也織田長益者淀君季父也皆見親信寔與

時天文字未開朝
野必為不祥

十九年

大坂冬月之從

良為山風雷益

毒用也

池澤險坎為水

鐘銘成詛

本多上野介

身毒國瞿曇號曰
釋迦

且元相軋十九年正月彗星見東方二月大坂天主閣
烟起衆趨救則無矣使韓人李文長筮之遇良之益曰
尋兵失疆喪其貞良敗我敵鄉再筮遇臨之坎印人面
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敗商絕後秀賴大懼命巫禳
之四月方廣寺成乃鑄洪鐘命東福寺僧清韓銘之五
月遣片桐且元赴駿河告成請慶前將軍曰右府為願
主宜親往慶之因命其親臣本多正純以女為且元婦
慰勞遣歸且元大喜復命卜八月三日公卿以下皆會
縱四方民觀儀將發行會前將軍覽鐘銘稿大怒曰銘
有國家安康之句是截我名也序有大小釋迦迭為主
伴之語是欲代我也秀賴何意乃敢詛我德川氏京尹

身毒國瞿曇號曰
釋迦

板倉四郎右衛門
伊賀守

板倉勝重馳使告之且元停其慶會且元大驚曰是非
右府所知也託之清韓偶然及此耳臣不學成即附工
罪無所逃今大儀垂成萬眾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
目伏願且畢禮尋毀滅銘文然後臣甘心伏誅母悔也
勝重不肯曰是成詛也遂停儀物情騷然且元召問清
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駿河陳謝而自與其弟元重
大野治長繼赴之前將軍執清韓命板倉重昌如京師
令五山僧注疏銘文僧多證其詛且元至鞠子驛留不
敢入九月有命遣歸治長而獨召且元詰責之且元陳
謝甚力淀君聞且元等不得見遣其乳母大藏與尼正
永赴謝二女欲專辨銘辭急習其句讀且誦且行至則

且元等赴駿河

主膳正元重

內膳正重昌

鞠子驛在駿河

二女喜出意外

南光坊天海

召入温言慰籍不復及銘辭使往江戶省夫人淺井氏
二女大喜出意外既還駿河與且元皆告歸許之二女
請答書曰既面諭之矣乃皆辭上途有命獨止且元使
本多正純僧天海言之曰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
為信表其無他且元曰願受教二人不答且元曰請赴
江戶取將軍旨二人分白焉曰將軍意亦與我同耳汝
宜歸而熟籌之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土山驛二女
乃悉語之以前將軍怒諭狀曰國事莫復足慮者且元
曰吾所聞則大異諸前將軍逼我以右府表信吾揣其
意蓋有三策焉淀君東與妹氏同居上策也右府往依
婦翁中策也避大坂徙他下策也三策行一庶幾無事

且元三策

黑江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二女馳書

淀君欲誅且元舉事

小島庄兵衛

且元稱疾不出
管鑰管鑰也，以啟
閉門戶

二女不言退而相言曰前將軍豈至於此是市正欲賣我君也密馳書告大坂曰且元形跡可疑且元不知也使二女先還而自入京師與板倉勝重議事定君聞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妾也於右府為生母何屈辱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乃欲誅且元遂舉兵治長益力贊之已而且元至謁秀賴陳三策秀賴稟之淀君淀君使人諭且元曰俟後日而議至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島其自外來告曰淀君信讒言猜公有貳於關東也欲伏兵要之遂舉大事且元大息曰噫年少輩誑我君自速亡滅耳治長傳內旨召之甚急且元遂稱疾不出治長知謀泄恒懼曰彼素掌管鑰諸城內

同氣兄弟也
今本源右衛門

且元納邑

日六

有無即起兵奪城不可悔也不若先發誅之乃令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忠勇無比誅之是絕嗣君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兵士聚府桐氏者三百餘人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元重攻且元元重答曰家兄誠懷携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又使人推及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賴近臣今水某潛來說且元曰內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兄弟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異我君舉兵耳願公速斷之且元輦願曰吾特欲待讒人來攻而自殺也苟如公所言則長被反名矣因令部下曰即及於戰勿使矢嚮內城明日七隊長諭且元納質弭兵退

請地云云言吾故
意去壯其第之規
模以延數年之久
則彼君不必東行
我君亦不必壯而
前將軍已老死則
先世恩澤庶可幸
復歸於我我乃可
應機舉事吾所運
之策亦不亦善乎郊
品川也

七隊長怨望
速水甲斐守

治長建議舉事

就其邑且元從之十月朔與治長交質盡獻城門管鑰
致事而去七隊長送至大和川上還質訣飲且元曰吾
苦心運籌欲利豐臣氏吾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築第
于江戶之郊故宏其規模以延數年我君未壯而前將
軍大耋吾策不亦善乎區區之心未遑盡明乃卒至於
此因相擲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歸其邑坂本城遠近
騷擾前將軍遂下令天下共攻大坂秀賴會諸將議拒
守先是七隊長更候駿河治長等疑之頗收其兵隊長
皆怨望於是不出參其議速水守父和解之乃出治長
建議曰宜急舉事天下比年苦土木舉皆思亂至西諸
侯概皆浴先君恩澤誰不來援者遂買城下及界浦漕

命者名也亡命謂
脫名籍而逃也
真田左衛門佐
長曾我部右衛門
太郎初宮內少輔
後藤又兵衛
內藤宮內少輔
小倉作左衛門
柳宿御兵衛
諸國右衛門
仙石入道京也
阿部大守
山川帶刀
長岡式部
北川次郎兵
範模也
有土將士無慮者
治長修守備

粟及火藥移撤四方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獲
罪亡命者爭先來聚真田幸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益親
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郡森勝永自十佐其餘內藤政
勝小倉行春明石守重柳宿友政塙直次仙石宗也岡
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興秋北川宜勝等數百人治長
以竹範鎔金馬以募兵飢寒之士偽姓名應募旬日得
五萬而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秀賴手書招諸國主前
田氏以下皆縛使者以其書獻德川氏治長等意大沮
而事不可中止乃颺言曰諸侯伯皆陰通款於我矣東
軍來夾而擊之耳遂修守備壘高丈餘十於一樓北帶
淀川柵于長柄神崎二島東控大和木津二川鷓野今

伊木七郎左衛門
幸村獻策

福以南至於鷺島皆臨汗田為壁西據橫港連若于川
場博勞淵葦島福島穠多道頓諸處列艦于海口南穿
空濠交錯材木於濠內以沮敵馳驅由軍用者七隊長曰寨不可
廣廣則難守况以一城抗天下曠日持久而驅市人棄
糧食毋為也治長不聽真田幸村不喜受人約束乃別
築偃月城于玉造阜開東西二門募信濃遺民得百五
十八秀賴又附以伊木達雄山川賢信北川宜勝等五
千人守之幸村因獻策曰臣聞德川氏撤天下兵以來
攻我我坐俟之無他奇道度關東北國之兵強半未至
宜以此時出大柿于天王寺以勝永與臣為先鋒赴于
山崎使盛親基次出大和路扼宇治橋攻拔伏見縱火

東軍留正則等于江
平野遠江守
谷大膳助
伊藤守正守
兵部正鎮
竹中山城守
正則諫秀賴

京師以大關天下之衢路則西國諸侯必有來屬者是
一奇也基次曰計雖善矣非萬全者水城壯固無匹雖
受天下兵可支三五年如此則敵必有內變諸侯被先
世恩者必歸款於我何必遠出喪然之前將軍將軍率
諸侯伯相繼西上獨留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
平野長泰谷衛好于江戶不許從軍正則潛應大坂需
自其封安藝輸粟五萬石其二姪正守正鎮皆入城守
以故最見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河赴江戶論旨正則
正則因以書諫秀賴曰郎君因事忤關東旨遂動兵馬
是自速亡滅也願改其圖奉淀君于關東以計無事不
則老奴為東軍先鋒一舉拔城君其勿悔豐臣氏安危

備後守正勝

欲從命欲從正則
我

蜂須賀阿波守
正勝

正元自漢才至凡
崎城也
下聞重景時為元
崎城主

將決於此。願熟計之。前將軍途覽其書，遂不許。從秀賴得書，亦無所答。重信復受命，赴安藝。使正則子正勝治兵會師。正則遙戒其老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郎君。莫以我為也。郎君而成事，吾死不恨。不然，則吾何以見太閤地下哉。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儕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蜂須賀家政既老，首迎謁東軍。片桐且元嘗託其資于界浦人宗薰，宗薰告城兵來掠界浦。且元乃遣兵二百援之。至尾崎城，索舟。尾崎人疑而不許。大坂兵出擊，且元城兵亦不援。且元退守神崎。土民聞其叛，大坂也。爭起要之，與城兵合擊，遂蹙其兵。且

且元辭見前將軍

幸村等建議皆不用

池田武藏守

池田宮内少輔

東軍悉至

元履免。於是前將軍至京師，召見之。且元辭曰：臣計輯和乃開大隙，何以見為。前將軍曰：兵起非汝罪，宜亟來。此更為後圖。藤堂高虎為東軍先鋒來陣，住吉郡良列窺其孤軍，欲襲之。議不諧而止。良列又欲遣間諜縱火，兩將軍營亦不用。東軍患二島難濟，壅其上流，城兵出爭之，不克。十月，池田氏兵自神崎濟，城兵出拒不利。幸村基次等建議曰：將軍不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曰：是可用之。小戰，今與天下戰，始合失利，不可復振。不若致之，堅城下而挫其鋒也。幸村等曰：以寡擊衆，自非出奇，何得勝乎。良列亦勸之，終弗聽。已而東軍悉至，列營四外，大凡五十萬許。治長發間使，請舊

東軍悉至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十一

幸村答叔父
隱岐守信尹
父子昌幸幸村也

重成不應招
常陸介重成
長門守至鎮後阿
波守

屬諸將諸將皆捕其使獻之前將軍前將軍遺書城內
使請和不肯幸村叔父信尹從在東軍前將軍使之入
諭幸村降之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屬西軍以寡
兵抗大帥及敗遁逃伏匿山野右府不以臣陋劣授臣
以數千兵使將一而足知臣也士為知己者死臣死
能負焉信尹復命再遣說之曰苟降則封以信濃也世
世毋絕幸村曰為我謝前將軍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
他有如東西拜兵臣當寄食叔父耳不然則雖受日本
之半而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前將軍與木村
重成父重成有故又招降之重成不應薄田兼相守穢
多崎峰須賀至鎮來攻之兼相飲於倡家其兵留守不

渡部內藏中
基次後重成

排列也
盡江內勝

我劍不至死古府命
厚矣
捫摸也

支而走兼相深以為耻已而鷗野柵為上杉景勝所破
今福柵為佐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聞急單騎出拒義
宣渡部尚與七隊長出拒景勝秀賴自城樓望見之顧
基次往援重成基次即起從七取鎧及之京橋嶺而馳
謂重成曰公勞矣僕請代之重成曰事方殷代則陣
亂公老於兵者何為是言也基次乃陣其後之舟澤中
排楯放銃橫擊義宣陣重成因大破之斃其老盡以正
光尚等亦擊破景勝前軍竟不利退重成基次亦收兵
基次中丸傷其左肋捫之曰吾劍不至歟右府命厚矣
已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宇桐且元入軍備前島而葦
島博勞淵前後皆陷池田淺野蜂須賀諸將自西北進

德川實錄

卷之二十一

七

日中外史 卷之二十七

大野主馬正治房

燒壘寨

池田左衛門佐

火諸壘寨人也

花房助兵衛

花房未成

東軍三寨

前田中約言

奧村攝津守

七隊長曰吾輩固曰廣者難守適以增敵氣耳宜棄天
滿川場道頓港三寨約之內城治房以萬人守道頓港
獨不肯即夜諸將託軍議召之遣基次等燒諸壘寨治
房部下驚走入城基次伏灰土誠曰備前之軍其將年
少氣銳必來於此汝輩突起取之池田忠繼在福島望
火果欲馳入川場其將花房職之曰後藤多謀必有伏
也乃止伏兵徒歸基次曰花房未成乎十二月東軍入
三寨即夜大野治長第失火東軍意城兵有內應者自
京橋口進城兵堅拒卻之幸村與前田利光對壘出銃
手于城外林中日斃敵兵利光前鋒奧村其欲奪村以
為功幸村謀知之潛收其兵與村至不見一人城兵自

公等亦孤克乎

銃眼壁間發銃之

感也

中務少輔光明

叔父隱岐守

族誅光明

井伊掃部頭直孝

織田左門

自卯至午不損一人

關國聲也

銃眼指而笑曰公等索孤兒乎奧村忿踰濠攀壁則銃
矢交發殺傷數百人南條光明在南壁其叔父與藤堂
高虎相識高虎約書于矢射壁上招降之叔姪合謀欲
導高虎兵期四日黎明事覺秀賴與諸將議族誅之而
不更其職列銃以俟黎明藤堂氏井伊氏合兵傳壁加
賀越前兵亦逼幸村壘下皆遇銃而敗會橋上失火敵
二百人乘之而登幸村擊磬之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
城兵不損一人織田信雄次男長賴守星谷口其卒私鬪東軍乘
喧疾攻秀賴遣北川宣勝等援擊卻東軍東軍於是自
天王寺口穴地而進城兵亦穴地而拒之東軍休戰每
夜發砲而開城兵亦發砲而開前將軍數遺書於織田

關國聲也

前將軍勸和要三事

監物貞安長岡
作米田

中村右近

忠高母常光
若狹守少將忠高

長益勸和要三事曰。毀羅城。填周池。若徒封大和。若以
定君為質。皆不官。然城兵聞和議起。守備頗怠。而東使
至。愈頻。長益治長以秀賴。旨使使答之曰。雖果成和而
諸客兵不忍棄之。願得益封。議乃輟。塙直次長岡貞安
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不一出戰。軍氣何得振。今備
前阿波兵陣。本街橋南北。宜分兵襲之。治房曰。吾亦欲
之。夜戰。利於寡。寡而分之。恐不能克。宜專襲其一軍。乃
揀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次貞安將之。出所阿波營。斬
其將中村重勝。治房與御宿政友出迎之。橋上而還。當
是時。天下諸侯皆從東軍。未至者。獨島津氏而已。京極
高次。子忠高。從攻城。其母常光在京師。前將軍以其為

淀君勸和

何與前言相反

武藏守尚長
信濃守治德
打成

淀君妹也。使人迎之。以講和議。又陰誘降城兵。淀君遂
使治長長益勸秀賴。秀賴召七隊長及新附將士。議或
曰。關東之謀不可測也。宜嬰城二三年。以俟敵有變。或
曰。諸侯無援者。而城兵有貳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
城。而城內糧仗不足。以支三年。不若媾和。以為後圖也。
治長長益欲和。說秀賴甚力。秀賴曰。片桐且元為我。盡
忠以計。無事汝輩。乃沮之。勸我舉事。今何與前言相反。
也會常光氏至。慙淀君數往復。傳東旨。終約。逐客兵。
填周池。長益出。子尚長。治長出。子治德。為質。十九日和
成。翌夜。茶臼山下失火。延燒二十餘營。幸村曰。敵新和
而懈。備宜掩擊之。治長等不許。二十日。前將軍遣板倉

德川實錄

卷之十一

十一

阿部備中守
重成並並

鞍門以車轅相向

表門軍門也

臚陳也謂以禮陳

叙於賓客也

永井石近大夫

土井大炊頭

獲
以不護佐竹義宣

為遺賊也

取血誓

腹城填濠

重昌將軍遣阿部正次入荏誓焉秀賴遣水村重成出
荏誓焉而以郡良列為之副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騎
馬抵茶臼山營自轅門下馬關東諸將設臚幕中引重
成重成不揖而入永井直勝土井利勝擯之使坐下坐
重成不顧而進敘秀賴旨然後退伏前將軍曰是常陸
介子乎何酷肖父也因問其齡曰二十二矣曰然則與
右府同年矣往日鷓野今福之戰壯勇無雙重成慨然
對曰臣有遺憾焉已而誓書出押血模糊重成曰淀君
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前將軍鉞於指曰年
老血枯重成為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禮諸將乃
還且日東軍發卒十萬人曠外城填空濠以吏七名監

島津氏始至

焉是日島津氏始至兵庫居二日治長與長益俱往謁
兩營前將軍見治長面稱揚之曰卿年少能為秀賴舉

事何其壯哉吾欲上野介事將軍猶卿也上野介者本

多正純也因命正純請其上衣遠近傳以為榮治長意

氣益驕其夜前將軍遽入京師吏請夷濠淺深前將軍

哂而對曰使三歲小兒可得上下耳初城中諸將約填

周池以為止西南外濠居數日外濠既埋遂及內濠城

中大驚皆咎治長治長使人出詰監吏吏對曰吾輩受

命填周池以為周者周內外之謂也是時將軍猶在岡

山治長自馳赴岡山岡山將吏皆曰是大御所命也治

長乃馳使京師因板倉勝重請之勝重曰本多正純主

成賴正成日和親已成何
治長用ハラセシム内治長
存セ下之其意如何

周者周內外

燕主票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七

廿

往復數回整軍皆飛

元和元年

兩將軍東歸

存牙城至也

青木民部少輔

大藏定希之乳母

正榮即正永

容兵勳再舉

今日之事兩言而決

治長子聽
信十備早一憲史
說也亦詳德川記

此事我所不與也。還詣正純。正純稱疾不出。面往復數回。而東軍益興。卒晨夜督責。以至明春。整壘皆夷。獨存牙城而已。元和元年正月。兩將軍皆東歸。諸國兵罷之。國。淀君游嬉恬安。而荒殘之餘。將士莫所仰給。物議嘉然。三月遣青木一重及大藏正榮。請賑於關東。關東不報。客兵交勸。秀賴母子再舉。曰。去歲舉天下攻我。而不能取。是世所共知也。今而再舉。必有歸者。乃召募遠近。得十二萬人。上下大喜。於是大議戰備。數日未決。真田幸村進曰。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獨有急襲小帥。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已。治長兄弟不聽。七隊長乃說曰。城壕隳廢。誠不可。此前彼此地三面迫水而

兩將軍西上

常元氏承言

一重及正永齋叟

於關東

分軍為三

治長抑沮諸將

持持自賢以持已

也

南接平野。敵每至。自南請以我兩軍迎彼。兩帥直衝突。麾下其勝敗。天也。謀終決。乃急繕守備。柵于外。城。穿。二尺。四月。東軍先鋒已至京師。兩將軍兼程西上。飛檄諸侯。復急赴大坂。留一重等不遣。使常元氏承言曰。弭兵。徒大和七年。則吾修大坂如故。還予之。不答。於是分軍為三。大野治長領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隸之大野。治房領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隸之木村重成。領一軍。真田幸村。渡部尚明。石守重。隸之。委賴具旗鼓。親按視南部。上茶臼。山指揮三軍所。嚮。士氣頗奮。然治長矜持太甚。以淀君命。抑沮諸將軍。議屢變。長益父。好山奔京師。治長益專。治長一夜。起。長

燕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十一

重成復不應招
諸綱者攝示詳

贈刀為款

所亦誤也

戰通作決戰也
也

門前有入刺之不中走治長卒追殺之。旦日檢戶治房部卒也。城中莫不相猜防。前將軍潛使人招重成。重成不應。其女兄夫猪飼某應。城中召募。則病歸。鄉重成遺書及物。訣之曰。城中近狀無復足觀。諸謀議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為家康之有可知也。已家康與僕有舊。使板倉伊賀數招僕。僕受先君命。以屬嗣君。而懷藏二心。心所不安。故雖無所聊賴。且因循在此。恃願速戰。死復何言哉。此刀僕所常佩。既經數下。戰未嘗蹉跌者。今以贈公。幸愛護之。諸將皆以治長之故。鞅鞅不樂。皆如重成意。兩將軍既至京師。大坂間細祖擊之。皆不成。乃遣大野道見。縱火界浦。奪東軍糧資。

筒井主殿助

櫻井在和泉

水野日向守

基次議戰

國府嶺在河內

啓導也

遣大野治房以萬人入大和攻郡山。走其中將筒井定慶。聞治房舉紀伊軍至。因誘其國民乘虛起兵。紀伊軍乃還。故治房尾之。先鋒塙直次戰于櫻井而死。治房赴援不及。既而東軍來自大和河內。水野勝成藤堂高虎井伊直孝伊達政宗為先鋒。諸隊長執前議。欲迎之。南郊基次不可。曰。野戰勝敗以衆寡決。今以寡擊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先鋒已挫。後軍必退。頓南都郡山。不能輒進。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受大軍於曠原。臣所不知也。從之。授基次兵一萬四千。陣平野。又遣薄田兼相渡部尚繼之。兩將軍使人誘基次。曰。苟啓東兵。則封以播磨。基次拜謝。曰。今東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廿三

黑海傳記

東吉之辱報以速死

西決勝使西強東弱則歸東矣今東強西弱去弱就強臣之所耻也雖然東吉之辱亦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臣速死城亦速陷所以報也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失道出古市軍士恟懼基次曰此地據林臨水戰守皆便宜飲馬以待且且日治長出助基次幸村陣道明寺重成陣若江盛親陣矢尾基次不知敵有後繼不告衆而進至片山與水野勝成遇擊破之尚兼相來援連戰未決陸奧美濃伊勢諸軍夾擊基次基次盡亡其兵以十一騎在山腹使使訣兼相曰子勉之吾將死也乃復進中銃殪還至栢原死兼相耻前役之敗亦奮擊而死治長來援大敗大谷吉胤戰敗幸村聞急馳至尚使人迎

基次等戰死

古市道明寺片山

栢原正在河內

前役前年織多崎

之役也

幸村指麾

山口伊豆守

二將一為藤堂仁
右衛門一為藤堂
新七

而告之曰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橫邊陸奧軍陸奧軍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乘州馳突無不摧破伊達氏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響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而布陣焉命其兵皆脫曹委槍坐以俟指麾陸奧軍稍近幸村令曰曹及相去數十步令曰執槍敵發銃且馳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與尚更戰而退盛親上矢尾堤望藤堂氏旗乃退伏堤下敵先鋒二將以為走也徑田上堤則盛親大呼起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遂斬其二將重成與井伊直孝相拒若江堤擊破其前隊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山口重信等

註釋記

日本外史

卷之廿七

廿四

龍與龜通謂田中
之高地也

飯島三郎左衛門
把止也

皆纏無餘結纒截
其餘示不復用也

主計頭宗明
山田村在河內

兵大夫盛次
盛次不名而死

關原之役盛次父
長盛屬東軍大捷

後放于高野而今
猶生存盛次恐敵

東軍之罪連及父
故不名於敵而死

三處道明寺若江
矢尾也

幸村從幸村言

河尻牙旗金瓢馬表

越前少將

本多出雲守

小笠原兵部少輔

治德贈書治長

信濃守治德

幸村促親出

川場之軍明石守
重之軍也

三十餘人而其兵死傷畧盡乃據龍而息敵以生兵乘

之飯島某扼重成曰盍還城重成掉頭而逃遂死之直

孝部兵取其頭獻之前將軍前將軍檢之曹纏無餘而

頭髮有香前將軍歎惜曰是預決死也重成伯父宗明

戰于山田村敗退并伊氏藤堂氏合勢逼盛親盛親亦

敗退增田盛次止戰盛次長盛子也嘗仕尾張前役從

東軍東軍勝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屬盛親以父猶在

不名而死盛親與幸村等自平野退縱火聚落而入城

三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諸將議曰今日期

會皆失各自為戰所以不得志明曰諸軍合力一戰可

以決雌雄也秀賴諂之幸村幸村曰臣請陣茶臼山以

誘敵明石掃部自川場出今宮之南舉火敵背夾擊其

中軍而主公建旗鼓繼之事或克矣從之且日幸村與

渡部尚大谷吉之等出陣茶臼山森勝永竹田永應陣

天王寺南郡良列執桐號牙旗在其後治長與七隊長

陣毘沙門池南治房與御宿政友陣岡山津川左近執

越前少將

本多出雲守

小笠原兵部少輔

治德贈書治長

信濃守治德

幸村促親出

今日公宜促主公出

主公出則軍氣自倍

川場軍亦當

重之軍也

幸村促親出

信濃守治德

治德贈書治長

小笠原兵部少輔

本多出雲守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五

東征討北条氏也

治長上秀賴

幸村訣大助
大助幸昌

族
信尹
信幸

幸村戰死

赴期治長諾而反城則秀賴已在櫻門環緋甲穿錦袍
千槍十旗左右成列鞍于馬而候如秀吉東征之儀將
士踴躍俄而治德書至曰聞城中有約內應者欲俟右
衛出舉事謹勿出治長危懼止秀賴而又往欲與幸村
議東軍左先鋒已來逼勝永等以銃手相挑幸村止之
登高而望曰中軍何不來也因召其子大助曰吾族在
東治長常猜我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我無貳
心大助時年十六請止俱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我
志盡殉右府乎大助攬涕而去敵兵益逼而中軍及川
場兵皆不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睽矣是我死日
已麾兵而進縱橫血戰敵衆交至幸村終死之年四十

越前守將忠直臣西尾久作其

高木主水正茂
安部正次

東使讖和

六吉之等皆死御宿政友初仕越前後歸大坂於是遺
書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賜一匹以戰死
忠直予之以馬政友騎焉自岡山至幸村營則戰已酣
矣曰此亦不可以死乎躍馬冒陣而死勝永與忠朝戰
擊大破之斬忠朝遂助永應與秀政戰又斬之明白守
重以驍騎三百自川場赴約與東將水野勝成遇交綏
而南聞茶臼山敗則轉出生玉與安部氏高木氏戰不
利而走東軍右先鋒逼岡山治房擊破其先隊轉逼將
運壘下勝永永應亦犯前將軍壘下井伊氏藤堂氏橫
擊勝永勝永退治長軍代進要以銃手不能過七隊長
邀戰走之時日已過午前將軍使人入城議和曰從封

德川實錄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七

我兵大潰

坐于千席館

厄人縱火

大隅與五左衛門

良列左近奉選表藏

大和弭兵。淀君乃使秀賴召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城。諸軍望見相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城兵大潰。秀賴在櫻門。據胡床。迎見治長守久。大助守至。敘幸村遺命。語未半。潰兵大至。秀賴曰：我將出戰。決死守。久止之。曰：潰兵填路不可出戰。徒死徒隸。手寧嬰壁固守。力窮而死。為未晚也。秀賴從之。返坐于千席館。東軍鼓譟逼城。城中有應之者。焚大野治長第。京口門先破。我厄人大隅某謀反。縱火于厄延及殿宇。城兵大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左近擊馬標牙旗。至千席館。駢跪誓首而言曰：臣等當死于城外。願所掌長職。先君所以傳於主公。五畿七道四海之外。苟有目者。莫不

良列等自裁

真野豐後守

中島式部少輔

野々村伊豫守

堀田圖書助

全聚也並也

觀月樓

秀賴入倉中

治長猶恃和議

觀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弄將貽羞萬世矣。故雖奉還耳。良列將自殺。願謂守久曰：去歲之役。吾敵乘欲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已至此言之。無益。因卸甲脫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先君之賜。今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剖腹死。其子兵藏又死。真野宗信。中島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乃自殺於二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及妻而出。遇加賀兵。入千廳。乃健闘而死。秀賴奏淀君。將自殺于天主閣。守久止之。曰：勝敗常也。請暫待之。乃自觀月樓上。于東櫓。煙燄隨至。治長徙之園莊倉中。與守久勝永共護之。治長猶恃和議。致書兩將軍曰：羣臣

四將謂其伊直等
安藤重信石川正
次本多正氣

東將發銃

秀賴自死

治長等殉

屈對馬守

伊藤武藏守

成田被八頭

森島長門守

加藤弥平太

高橋市三郎

土肥庄九郎

幸尾庄右衛門

片岡十右衛門

垣原三十郎

小室茂兵衛

淺井周防守

中島半三郎

大助自焚

願自殺以全右府母子之命因使人奉夫人德川氏送

致東軍東軍既取夫人使四將來監護倉外命片桐且

元錄倉中人名欲出秀賴母子四將發銃於倉中以示

倉中皆哭秀賴悽然謂守久勝永曰吾為太閤嫡子

而至於此天也乃自及而薨年二十三勝永劉之淀君

抱秀賴首悲號使氏家道喜救已於是道喜治長守久

父子勝永兄弟津川左近竹田永應及藤伊藤成田森

島加藤高橋土肥守尾片岡垣原小室淺井中島等二

十餘人皆殉之治長重成渡部尚並有母與北島氏湯

川氏等婦女十人皆死秀賴之未死真田大助隨其所

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之子不必殉之盡

出走對曰我父命我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糶糞而

坐不食者一晝夜俟秀賴死乃自殺東軍諸將率赴小

營賀戰捷小出三尹秀正子也時侍前將軍則前將軍

指城中火謂平曰如何三尹警然俛首曰臣不意視諸

將或有愧色秀賴有一男一女皆廢出未知所在東軍

懸金大索之男名國松甫八歲與其保田中某匿伏見

農人橋畔或睹其美質也捕而獻之斬于六條磧田中

將之號慟竟殉之京極氏捕獻其女蜂須賀氏捕長曾

我部盛親于男山受命縛之二條城西門數日斬于磧

而梟之大坂市尹水原石見匿二條城側藤堂高虎

捕之石見殺三人而死渡部尚與治長約為後圖走至

三尹俛首
警然暫見也

小出大隅守三尹
秀正鬻傳秀賴後
退居岸和田尋病
中

國松被斬

國松名秀勝

田中通稱亦詳

時七歲秀
親被縛數日而斬
之
子
美
長
也
練
行
院
上
号
入

長盛賜元配所

遺臣諸賢皆被誅夷

且元病卒

嘉明等復邑重綱益

木下官內少輔

利房著北樂兄衣

定之二男也關原

之役屬西軍火種

育百後藤
此次安藤
重信大坂城
躍三也

近江聞秀賴薨乃自殺治長任子後皆賜死治長弟治

氏初與兄不協往仕前將軍至是自殺使人以暴疾聞

治氏弟道見磔于界浦治氏兄治房與明石守重仙石

也逃去伊東長次青木一重並被赦真田幸村妻在

紀伊為所捕獻亦被赦削髮為尼其餘大坂遺臣七十

二人卒六百人諸出質及通款城中者皆被誅夷增田

長盛以子故賜死配所兩將軍收城內燼餘得金二萬

八千枚銀二千四萬兩以金馬各二賜非伊直孝藤堂

高虎以賞其功為片桐且元置邸駿府徙居焉且元愧

慙成疾未至而卒是役也加藤嘉明黑田長政皆請而

從木下利房立功自贖得復其邑松下重綱亦以功得

加兵衛之綱

二年

五年

放信濃
正則救于信濃
川中島也其子
正則救于信濃
益不慮也城多守子
益不慮也城多守子
吁嗟道三尚々々

益其邑重綱祖父之綱即秀吉徵時所仕者也之綱死

了吉綱嗣關原之役屬德川氏其子為重綱至是再益

邑至一萬石凡前後之役豐臣氏舊臣從攻城者甚衆

獨福島正則不從二年前將軍薨五年正則禱封故子

信濃時正則在江戶邸將軍在京師使使者來就第傳

命正則默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一言焉今復

何言乃起入內中騷擾久之挈其兩女子出流涕謂

使者曰吾欲與足下決死也將先殺女兒終不忍加及

當甘心受命因赴配所將軍又使使率山陽南海諸侯

收其封安藝備後其老臣留守廣島城不肯奉命侯正

則書至乃致城而去其弟正賴為大和守多城主先四

掃部頭正賴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廿九

野大野
長盛
移之

寬永八年
忠廣放于出羽
肥後守忠廣
十四年
毀廟存寺

勿忘葦席元紅時

年。禊封。寬永八年。故加藤清正子忠廣亦奪其封。肥後放于出羽。十四年。故小西行長遺臣起兵肥前。伏誅豐臣氏既亡。有令毀豐國廟。獨存東山方廣寺及高臺寺。高臺者。北廳所建。以祈秀吉冥福也。加藤福鳥氏以其親屬助役。為秀吉立一小祠。秀吉在時。雖有所變。皆置之別宮。獨與北廳同居。北廳助秀吉定天下。多所裨益。常戒之曰。願良人勿忘葦席元紅時也。及秀吉薨。則削髮。視秀賴。猶其自出。使親屬諸將輔翼之。未嘗與關東開釁。北廳與諸將前後皆沒。而秀賴孤立。以至於亡矣。高臺之祠。至今猶有秀吉夫妻像云。

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

女直鞞鞞並北表之名
明姓朱氏
清太祖覺羅氏明
萬曆年中約起兵
漢武秦文景豐富
之後
六世孝公惠文王
武王昭襄王孝文
王莊襄王也
六國楚燕齊趙魏
韓也
鞞鞞也。連也

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明遣使者。親太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可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直鞞鞞間。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為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閤之徒手奮起。制服羣雄。然過用其民力。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况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

無注

日

卷之十七

三十一

審其險也

揮蓋按散也

變故謂信長被殺也

按機赴會謂班西征之師直討光秀也

也 糞土 賤視不

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賽人耳苟勝矣則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敵不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已也以為吾由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膏腴頒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以驟獲志於天下者

抵肉未冷謂新死未久也

樂善巧但凶暴狡黠也

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投之彼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為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痍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抵肉未冷羣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為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然驚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驚鷹俊狗其噬嚙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

無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殺敵也

發敵謂解而縱
放之也指示以手
指示之也

梁武帝性蕭氏名
所處景陽殿臺城
帝安臥不動數日
日我云云

下羣雄肆其噬嚙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
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又施其噬嚙搏
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飽飽之而
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寧之故太閤之
於羣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
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
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日本外史卷十七終

